

目 录

王右木传略……………中共江油县委党史办公室（ 1 ）

团成都地委向团中央的报告

（一）——关于团地委的成立情况

（二）（1922年10月23日）……………（ 55 ）

团成都地委给团中央的信

（一）——关于团的改选和整顿

（二）（1923年4月29日）……………（ 58 ）

蒋雪邨给团中央的信

（一）——成都团的成立史略和重要活动

（二）（1923年5月21日）……………（ 61 ）

恽代英给团中央的信

（一）——请适当指导四川团的工作

（二）（1923年6月21日）……………（ 65 ）

团成都地委为纪念“五一”节告四川劳工

（一）（1923年5月1日）……………（ 67 ）

团成都地委上报的团员名单（1923年6月）……………（ 70 ）

团成都地委给团中央的信

（一）——报告改选经过（1923年7月）……………（ 72 ）

团成都地委致团中央的报告

——“五一”纪念和追悼列宁情形、国民党状况、工人运动、团地委改选

(1924年6月30日).....	(75)
成都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	(78)
致团中央负责人的信	
(1922年10月11日).....	王右木(94)
附：成都马克思读书会会员录.....	王右木(106)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	王右木(109)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	王右木(111)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	王右木(113)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	王右木(114)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	王右木(118)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2月29日).....	王右木(119)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4月30日).....	王右木(121)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5月5日).....	王右木(124)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5月18日).....	王右木(128)
四川劳动界一线曙光(1923年5月).....	王右木(133)
致施存统的信(1923年6月).....	王右木(138)
王右木、康明惠给团中央的报告书	
(1923年6月3日).....	(139)
致刘仁静、林育南的信(1923年11月).....	(140)
王右木、康明惠给团中央的信	
(1923年11月19日).....	(142)
王右木、黄钦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2月25日).....	(144)
王右木、黄钦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3月24日).....	(147)

本社（《人声》报）宣言·····	王右木（149）
本报（《人声》报）创刊缘起·····	王右木（150）
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	王右木（151）
《红色的新年》按语·····	王右木（157）
《十年后之日本》按语·····	王右木（158）
《人声》报停发原因·····	王右木（169）
教职员联合会致学生联合会函·····	（159）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	（160）
成都教职员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罢课宣言·····	（164）
王右木之声明·····	王右木（165）
致《四川日刊》函·····	王右木（166）
附：①熊（晓岩）议长致各机关文·····	（167）
②熊（晓岩）议长再致各机关文·····	（167）
二号教职员续开会王右木出席发言·····	（168）
人日宣言·····	（169）
致大哥王初龄的两封信·····	王右木（170）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	
——记王右木烈士·····	张秀熟（174）
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王右木先烈回忆琐记·····	林如稷（183）
先驱者——回忆革命烈士王右木先生·····	马静沉（194）
回忆王右木烈士·····	杜钢百（200）
忆王右木老师·····	何克希（203）
王右木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吴汝柏（205）
回忆王右木和恽代英同志·····	肖崇素（226）

团成都地委向团中央的报告

——关于团地委的成立情况

(1922年10月23日)①

中央执行委员会公鉴：

我们这个地方团，已于10月15日正式成立了。但中间经过的详情，有报告的必要，所以我们就详详细细的叙述一番。

此地地方团未成立时，我们老早受了王右木先生的感化，因为王先生他创了一个《人声报》社，我们有多少都是这报社的社员；又因为王先生为宣传研究起见，就在今年2月间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学会，这学会感化的人也却不少。及后大家想办报来宣传和学会来研究固然好，但是莫有一种真正一种做革命事业的团体，这真精神，终究不能结合来实（际）施行，不可空谈罢了，所以想结合团体的心理，就在今年夏季勃然而生。可巧王先生从上海回来了，他就帮助我们把这件事在10月15日那天就在王先生家里，开了一次大会，把执行委员选定。那天选票，投票的有13位，被选的以王右木先生、童鲁、郭祖劼、傅双无、吕式宪、张治国、刘度、杨诵、钟善辅等人票数占多数，但因章程第二条，王先生以岁数不合格，无被选举权及选举权，所以即以童鲁、郭祖劼、傅双无、吕式宪、张治国为现任执行委员，刘度、杨诵、钟善辅为候补。又由现任执行委员互选书记、经济、宣

传各部主任，结果书记部主任童鲁担任，经济部主任郭祖劼、张治国担任，宣传部主任傅双无、吕式宪担任。

10月21日开执行委员会一次，是日议决：

(1)具报告书到中央执行委员会。(2)团费及常费收入，限29日以前收齐。(3)通知团员就地宣传，组织小团体自为一单元。(4)经济部运动，在最短期间，至少须清出主要工人姓名。(5)由介绍人各自督率、催促所介绍者，对民权运动与机织工人两事之参加（此时机织工人罢工要求加工价）。(6)团员去省，须通信于执行委员会。(7)以后团员入团时，须先缴费。

10月22日开成立纪念大会，会务纪要如下：

(1)由主席报告发起与经过情形。(2)民权运动：议决由宣传主任傅双无、吕式宪作主干，其余团员一齐加入。(3)本团执行委员任期起迄问题：议决至本年12月底止，以后每半年改选一次，整齐划一。(4)另设一种学会，以便吸收团员。议决由宣传部主任担任，与马克思学会结合，相谋进行。(5)组织女子部团员问题：议决由钟善辅君担任（伊有妹在此地益州女学肄业），先行入手传播，次乃组织小团体，隶属本团。

以上情形，略可观察本团之进行矣。惟因初次成立，团员只有王右木先生、童鲁、郭祖劼、傅双无、张治国、吕式宪、刘度、杨诵、钟善辅、杨辅国、詹沐臣、熊廷杰、邓平澜13人，多因校课所羁，未能有绝大声势。然此亦不过一星期间之现象，且观后效如何。兹因初次成立，中央当然不

立骤然深信之际，故特将此种情形，笔而录之，请王右木先生转达。不胜希盼指示之至！肃此。并颂前进！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 启

10月23日

①原件无年份，此年份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②本文标点，编者作了部分改动。

团成都地委给团中央的信

——关于团的改选和整顿

(1923年4月29日)①

敬启者：本团于阴历12月15号，由前届书记召集各团员于万佛寺开全体大会改选职员。至时出席人数19人，票举王右木、郭祖劼、何雁秋、康明惠、蒋雪邨5人为执行委员，复选王、何为宣传部职员，康、郭为经济部职员。蒋雪邨为书记，后补职员为谢席珍、钟善辅、彭仕琛。同时议决案件如下：

- (一) 全体会员概行加入民权运动大同盟，实行工作；
- (二) 恢复马克思读书会。

后因年假期至，各团员纷纷返里，留省者不过二、三人，继以省间作战，遍川烽火。各团员于上礼拜始克陆续到齐，本团于本日午后二至三(时)在东大街公所开会，讨论事件详列于后：

- (一) 整顿团体内部案

严格履行章程，团员务期到会并严守时间。全体通过。

- (二) 团员之取缔

(a) 现在确定之团员——本日到会团员：康明惠、王右木、谢国儒、杨仲康、刘仲娃、彭仕琛、陈白宜、钟善辅、

李健行、蒋雪邨。

(b) 待通知始确定者——除刘絮述团员回家现尚未返省外，余皆高师卒业同志，刻已出省考查教育者：刘絮述①、刘度、何雁秋、詹雨膏、杨辅国、尹道耕。

(c) 确定除名者——自己来函请退出本团：郭祖劼、傅双无、夏月从。

(三) 递补职员

刻因郭、何未到会，已由谢国儒、钟善辅补为职员。

(四) 劳动纪念日本团应作之工作：

(1) 促醒工人对于此日为游行之表示，并同时发传单。多数否决——以工人刻间团结如何，本团尚无把握，恐初次行动而招失败，将来团结不易，且省中现值戒严时期，尤恐难于办到。

(2) 促醒工人对于此日开会，由本团派员演说，并促其发传单。多数否决——理由与前同，并开会地点不易择定，以目下公地皆为军队充塞。

(3) 各工会于本日有所表示，而又函知本团请与援助。多数决行。

(4) 本团派员与此间各新闻记者接洽，促其在报上多多记载关于劳动纪念之事实并发传单。

(5) 定期开大会，欢迎恽代英及各新团员入团。议决下周举行。

(六) 临时动议：

(1) 筹备李卜克内西纪念。

(2) 援助女子联合会。

(3) 整秩(伤)民权运动大同盟并改组之。

皆以本日开会所费时间过久，改于下礼拜日开大会时讨论。

至于前此未寄报告于中央，务希原谅，以后可望按时寄来，总报告定于下礼拜寄上。刻正筹备劳动纪念一切设备也。此外，尚望中央从速将各团员应派之报纸从速寄下为要。③此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列列职员均鉴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启

五一纪念前二日

①此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原文如此。从本文及下文《王右木给施存统信》看，刘是回富顺去了。

③本文标点是编者加的。

蒋雪邨给团中央的信

——成都团的成立史略和重要活动

（1923年5月21日）^①

敬启者：总报告现已拟就，兹抄录于后。

（1）成立日期：1922年10月15日。

（2）成立略史：首由王右木、钟善辅、蒋雪邨、傅双梧（无）等组织马克思读书会，后王右木出省，由钟善辅、郭祖劼等组织青年团，当时团员不上十^②人，组织亦不完善，后王右木返川乃另行改组。本团今后行动概依中央章程及报告办理。

（3）现在团员共25人：康明惠、王右木、谢国儒、刘仲桂、彭仕琼、蒋雪邨、陈白宜、钟善辅、李健行、刘度、詹雨膏、何雁秋、刘絮述、杨辅国、尹道耕、李盛虞、恽代英、张洵卓、秦正树、徐树之（学界）、刘小卿（川报编辑）、徐云成、孟本斋（工人首领）、李卓（竹）箕、钟亚弦（女界）。

（4）组织及训练（一年内）

A. 执行委员会：第一届职员童鲁、郭祖劼、傅双梧（无）、吕式宪、张治国，候补员刘度、杨仲康、钟善辅童鲁接事十余日，以吐血故退出，由杨仲康补为书记，张

治国继以出省自请出团，由钟善辅补为经济，经济部为郭祖劼、傅双梧(无)二人，吕式宪亦以病退出宣传一席，由刘度补。

B. 议决重大事件及其工作：①民权运动以宣传部主任作主干，在彼团内活动，各团员概行加入；②另设一种学会以便吸收团员，乃组织马克思读书会；③组织女子部，由钟善辅担任办理；④反对邮政加价。至于第二届职员为王右木、郭祖劼、何雁秋、杨仲康、蒋雪邨，候补员为康明惠、谢国儒、钟善辅。刻因郭自请退出团外，杨以考入军医学校不易外出工作，何以出省考教育之故，已由钟、谢、康递补也。所作工作如次：本团于前二日出外张贴宣言二种，又由谢国儒、刘仲焯接洽报界，请其关于五一纪念文字多多登载。五一日工人团体派代表七十余人在岱庙开会，由本团作宣言二种，沿街分送。5月5号为马克思诞生纪念日，由本团同志王右木、恽代英假西南公学开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日，到会人数将近四百人，自愿加入读书会人数约五十余人，最近由蒋雪邨、谢国儒在高师组织工人学校，劳工报名者将近三百人，定于下周行课。今后拟每周开讲演会，恢复《人声报》出版。

(5) 宣传事业

A. 《先驱》：经理员为王右木、刘絮述。

B. 传单：反对邮政加价电文为傅双梧(无)所拟，结果催促政府电北政府阻止，五一宣言二种，一为蒋雪邨、彭仕琼所作，一为王右木所作，影响使工人有开会之时日。五一传单二种，一为蒋雪邨所作，一为恽代英所作，刻间工人颇有觉悟。

C. 自办的出品：《人声》为王右木、刘絮述等所创办，此间团体组织之发生受其影响不少，后以政局及经费问题未

出版。刻拟于下次大会提出讨论继续办理。

D. 此间惟“川报”、“公报”稍好，稍未带政治臭味，其他如“觉民”、“新民”等皆无价值。本团同志刘小卿为“川报”编辑，对于劳动问题能于“川报”登载，皆彼一人之力。

(6) 民权、女权及高师平民夜校、学生会，本团皆有人在活动。

(7) 组织现才就绪，对于此项将于下次讨论。

(8) 本地方各团青年团体情形：此间安派颇多，从前对于社会事业预问不少，近来不甚活动。

(9) 于五项(D)条下已言明，兹不赘。

(10) 本地方青年工人(或农人)的经济状况：本地工厂以兵工厂、造币厂、春森机械厂、丝厂为最大，如造币厂内中工人将近二千，每日工作在十小时以上，工价大约二元左右。此外则为木工、石工、泥工，工作时间大致与上相同，每日工资在七百五六十文不等，伙食在内，娱乐及教育为彼等从来不知的两件事。若有家庭，工人则一方面或者作夜工以多得工钱，或其家庭妇女出外帮人及洗衣等以谋生活。

(11) 本地方经济及政治状况：本地生活较本省各地高，洋钱每元能合铜币二千八百六十，小钱几无，当十铜元亦难见也。米价每升在五百四五十上下，炭要三十余文钱一斤，柴要十几文一斤，居民多日食二餐。至于政治方面，依目下情形说，可分为二组，一则为一军同石青阳、赖心辉，其领袖为熊克武、但怒刚；二则为杨子惠、邓锡侯、刘存厚，其领袖为刘存厚及杨子惠。各人所有防地政治财政等概归其掌握，完全等于割据也。

近以工作忙迫，无有多的时候，以故中多不详，容后再报告。③ 此致

中央执行委员列列先生鉴

书记蒋雪邨报告

21日午后七时

①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②原件“十”字写得象亚拉伯数码“4”。

③本文标点，编者作了部分增改。

恽代英给团中央的信

——请适当指导四川团的工作

(1923年6月21日) ①

此地王右木君，确为热狂而忠于中央者，惟支配欲太盛而褊(偏)狭躁急，每与其他分子多意见耳。我在此仍尽力助彼。我虽私意不以彼之运动此项工人为然，然一因求全国一致，二因自疑意见之不正确，三因不欲短彼之气，故仍在金钱精力各方助之。即他方有搞其乱者，我仍不愿使生效力，因我信他方更不如王也。近举执行委员五人：王为书记，刘小卿系“川报”记者，张霁帆曾从学于我，二人或均可酌救王之偏。但我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得合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

重庆虽似无成绩，然周钦岳居《新蜀报》，董人宁居新四川通信社，均为言论喉舌，彼等前尚喜登罢工消息，将来有何新闻政策，彼等仍可用也。此次到渝，当再为彼等一商进行。

泸州多中等学生，现觉无何成绩，应如何指示其进行，请逕函川南师范陈却凡。

顺庆方面事则不详悉。

我约十余日后离此，尚须到泸一了未清手续，约7月下

旬到鄂，8月初到沪，得暇或仍当到京、津求一晤谈机会。仲澥劝我下季在沪，我因川中军事政治上两无可着手地，则诚不应躲避于此，故意极欲能如所言。不过已往数年作冤枉事甚多，如书社工厂之失败，沪校之赔累，暑假中非得五六百元无以对各方面。我或为此数款项，而行动受其束缚，亦未可知，但我亦决计不再作任何惹麻烦的事，至多再卖身半年，总可一律清楚，还我自由之身。我平生苦俭，惟恐金钱之累，然今日仍不能不有此累，真无可如何，惟愿此系最后之累便好了。我更望仲澥能商于右任为我任预付五六百元款，则既脱此累，复使良心有得其所哉之乐。我已电仲澥，只此川战期间，复电未必能即到耳。②

代 英

6月21日

①原件无年份，此年份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本文标点，作者作了部分改动。

团成都地委为纪念“五一”节 告四川劳工

(1923年5月1日)①

咀(诅)咒劳工做“五一运动”的人，请看这好些!!!

无产阶级诸君：

不入中国人清高的五一纪念日，当真永久不应当梦见吗？我们四川，亦当真永不应当梦见吗？

诸君：

五一纪念日，不是别的可喜可贺的日子，乃是全世界工人，已在三十余年前，凭自动的努力的要求，最初期获得的胜利的日子。要求的条件，就是从要求日起，不作八小时以外的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获得这可惊的胜利的日子。

诸君：

教育事业久已是有产阶级的独占的武器，无产界只常在增长的保留昏庸，以便有产界之奴使而已。教育事业，果真不是劳动界必需的吗？

民主国家主权在民，工界担当人类大部分制作事业，占全人口之最大多数。使大多数担当民国主权的工人，都无受教育的机会，凡百政令，势必一听那主权依托之各级机关任意舞

弄，任意愚辱人民，任意欺骗主人翁而已。一国之主权者，都是在常受欺骗之到(道)，民国尚成其为国吗？今为减(剪)除武人政客妄施杀人劫货扰害人民计，多数——即担当民国主权之大多数——工人，不可不对此教育八小时之主张作援助，同声向世界劳工呼应，期其从速实现咧。

诸君：劳动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不应要求减少吗？

呀呀！诸君，一人增加工作时间，即是一人做了数人工作了，固可略增收入，以维此米高薪贵时之穷困生活。但是工人出其生产时财富的劳力，养得资本家既富且肥，而生产物的劳动工人，实不应生活转致贫困，实不应生活都不能自给，实不应缄口不自去主张自己生活权利。要知道，不去正当请求增加工资以维生活，而出于增加工作时间以得生活，自己虽能眼前苟安，而自己既兼了他人工作，实是陷他同辈趋向走失业途径。失业渐多之时，恐是若何苦痛，工作条件任随(谁)都要起来趋承不遑了，岂不算是从利己损人的而反转害自己了吗？所以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此种要求，实是对同伴对自己改善生活的最良途径。

呀呀！诸君，三八制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一年仅一度的定期警告资本制度的示威运动的日子，是劳动阶(级)表明自己要求的解放确切信念的日子，更是世界无产界一致运动直向真的人的生活、真的平等和自由生活途径前进不懈的日子。

诸君，民国的人民，是平等的无阶级的。劳动界一样是人，独不应一样的受人类知识生活吗？痛苦呻吟过若干年的劳动界独不应为防人×种生衰弱，要求一种新活气吗？

诸君：

他们定只是为自己私人利益的扩张，硬都不怕打明叫响

的来趋（驱）策无数无产阶级同胞，用无情武器，去自杀无产界同胞。

我们劳动界，处此以全社会供少数自营私利的时期，痛无可忍，乃为此取与世界、全国一致的劳工五一运动，揭出吾劳动界共利的平等的光明正大的三八制的要求。吾辈自信劳动界此种主张，非阶级自私的，是平等共利的，非助一、二人营私营利的，亦不许取他人苦痛专供自己快乐的。吾辈虽势孤，吾辈为信此种平等福利主张，可引社会民众同情至于无限。“坟墓沉默，比演说更动人”的日子，快到了！

全劳动界无产界，快团结起来哟！②

①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确定的。

②本文标点是编者加的。

团成都地委上报的团员名单

(1923年6月) ①

存统兄：

此地分校共二十人：

〔姓名〕：

曾任职务：

蒋

书记。

谢

地方校委员。

彭

陈

李

刘

以上高师，不常到会。

杨仲康

旧茶校，现军医，地方校委员。

钟善辅

旧茶校，现监狱校，地方校委员。

李竹云

蓉女校。

钟亚弦

同上。

李盛虞

外专。

康明惠

农专，现地方校委员。

张

西南公学。

余

同上。

孟本斋

工人。

徐云程 工党退职交际。

秦正树 忠县审察员，十人团运动委员、主任。

刘小卿 “川报”。

恽代英

王右木

新入团者：周方矩、杨皆、邹进贤、赵维屏、黄钦。

①原件无年、月，此年、月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团成都地委给团中央的信

——报告改选经过

（1923年7月）^①

启者：敝校校务同人补选王君为书记后，只有两周即为大会改选交代之期，恐一旦落于鲜有研究经验或他途者之手，何可为本校之枢纽、群众之指导乎？故即于6月16日开校务会，议决案件：拟设运（动）委员会办法，以便本校同人在外活动；设立入校手续条项，以为训练之工具，期于纯洁一致合作；规定小团体办法细则，便积极组织，为本校坚强之基础；分划校务部各职责，以备交代；工校教育经费，由募捐人或大众筹出；另通过周方矩、杨偕（皆）二君入校。此补选期中之情形。届后一星期即开大会，时值各校正行试验，或已行放假，故赴会者第十数人而已。然本日色彩大异于往日。首由书记报告本校月中进行经过，及本校所属事业本月中进行经过。本校校务会最近已议决尚未通知事项：各种运动委员会，设组之办法，对中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并讨论对中央提案——挥对中校讲义碍难办到，于提议请求更改时，可否暂保留不生效，如提议及未改更前仍须服从事；刘对中校加入国民党事请变更。对于本校宣传之讨论：张弄帆对宣传事主张普泛；钟善辅主张以马氏书为主，自有

尺度易得手团体宣传，当众演说，在他团体宣传以参加各团体为主，多住学校；余泽鸿主张自良投入团体，在学校组成团体不限书不限人；康对工作要先问效果。厥后书记提案讨论宣传学生入校办法，报告本校经费情形，复提本校前数届选举事，根本谬误，应由各“组”之组长互举充任校务员。当众多方讨论，有主张延长选期，以待组成而后行者，其理重在不违校规，且基础坚固，办事甚易也；有主张即日行者，其理以为前既误也，而无基础之可言，忽觉此误，值宣传困难，同人多有不努力者，何日方能成组？如此为组事未定而停选举，则一切皆碍难进行，本校之损失巨矣，不若选举后而急成组，庶几免于损而有益也。结果后者理胜而赞成者过半，即行正式选举。开票王右木为书记，刘小卿、张霁帆为宣传部主任，康明惠、钟善辅为经济部主任，恽代英、谢国儒、孟本斋、余泽鸿、杨仲康五人为候补。照章候补三人，但本地情(形)迭次变更，鉴于往者，由全体表决多选二人此。

本校现成立各档册：

- (1) 团员调查表底册；
- (2) 团员志愿书汇册；
- (3) 中央通告汇册；
- (4) 本团通告汇册；
- (5) 本团执行委员会纪事录；
- (6) 本团大会纪事录；
- (7) 中央来函汇册；
- (8) 报告中央文件底簿；
- (9) 团员入团基金册二本；
- (10) 财政出纳簿；

(11) 本团划到簿一册；

(12) 所属机关各册：a、马克思读书会名簿；b、工校教育；c、劳工联合会名簿；d、劳工组长名簿；e、民权运动名簿；f、工人名册底簿。

总列本团所属各重要机关如下：

(甲) 现成立者：1、读书会（每星期六开会，已成立一年半，另有开会召集名册一本，图记一方）；2、工人教育（已成立一班，毕业一月）；3、救国十人团（图记二方，委员长秦正树）；4、劳工联合会（图记二方，愿书一千，通告七百）；5、《人声报》（募捐启一百张）。

(乙) 待恢复而是属本团全团有统系者：1、民权大同盟（有条章一方，名簿一，章程、报等，已于7月1日恢复，干事长为钟协安、刘亚雄二人）；2、南充应设一小团体（见何秘(秘)辉信）；3、泸州应催成小团体（见泸州通函）；4、对重庆事件。由此本校整理有序，大异于往昔也。

6月19日复开校务会，通过赵维屏、邹进贤、黄钦三人入团；决议列表通知出省团员、对外县农工调查生计状况并接洽，更就地读书会宣传，能于各县设组至善；读书会绝对继续；工人学校尽力维持，催收常费由经济部以限期催收。27日即将前所议决办法事件条程印成通告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各号发给，以期实行。^②

①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本文标点，编者作了部分改动。

团成都地委致团中央的报告

——“五·一”纪念和追悼列宁情形、 国民党状况、工人运动、团地委改选

(1924年6月30日)①

(1) 进行状况：5月1日劳动节，原议定于是日由本团指挥劳工联合会，向社会作一番游行运动，以警惕无产阶级。嗣因同日追悼列宁先生，遂合于列宁追悼会。由成都道路协会、学生联合会、青年之友社、学行励进会、民权运动大同盟、成都劳工联合会、女权运动同盟、波叶社、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发起，通告各学校各团体在公园内举行，最有趣是西城小学、农会、叙中学送来挽联数付。是日到场者甲工、省立中学、外国语、高等工业等学校，劳工联合会全体工人，总共约二千余人。当由廖划平同志演说列宁生平之事业并“五·一”节之来历，黄均(君)尧同志演说中国受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应效列宁对俄帝国之革命，团外同志刘愿安演说中国应无条件承认苏俄之理由，并发散各种传单。会毕方欲整队游行之际，突督理署开出宪兵一大队出而干涉，遂不果行。乃由本团各同志联络各学校表同情之学生组成五个临时演讲团，分向各街市群众易于集合

之处讲演，此办理追悼列宁会之情形也。本团自去岁 11 月后分组外专、高工、、外南（南门外）、西南（西南公学）法专、妇女、工人、新闻等支部，规定一种表，分为到会人数、日期、讨论何问题、读何书、议决案何章，限每周向执行会报告两次，责成各支部长切实照行，迄今无异，此本团整理内部之情形也。《甲子日刊》本团得命令时，正因追悼列宁关系，杨左右均称该报为国民党及 C·P·机关报，即自行解散同志，黄、刘、钟诸君当即与之脱离矣。

（2）国民党合作之不可能：川中国民党本极复杂，有熊、石、吕各派别，大都品格卑劣，无革命精神之可言。处此反动势力，逃匿、投降比比皆是。同志右木虽于去岁任国民党宣传副主任，而其间各党员并非为主义工作，于是扼腕之处甚多，终无何种成绩。且川中号称为国民党领袖，如熊小（晓）岩、曹叔实辈时发反对之论调，5月6日之函告实难遵行。

（3）工人运动：本团自去年秋冬起即致力于此，现组有一劳工联合会，人数计约千五六百人（因工人时有变更职业、住所者，故难确定实在数目），系由机织、生绉、水丝各帮工人组成。组织法用十人团，有十代表、百代表之分，百代表即组织最高执行部，本团执行会得随时指挥。惟因经费无着与无适当地点两种关系，对于教育及训练当无大成绩。5月14日东南两门外生绉帮（加入劳工会者与未加入者合计约千人以上），因要求恢复民国9年原工资，东家不允，酿成罢工。本团尽力援助，呈控市政公所批准，并张贴布告。得胜利后官府受东家贿赂，复申变，工人代表罗崇正遭毒打，于是双方相持至今尚未解决。劳工联合会去岁反对贿选及长江联合舰队，与今年列宁追悼会，两次参加，社会上人生影

响。

(4) 离开本团之团员, 升学、因事出川者计余泽洪(鸿)张霁帆、窦勤伯、吴铮、刘孝祐等五人; 毕业后外出谋生者黄均(君)尧、裴紫琚、刘亚雄、钟兆琼; 住军官学校者朱亚伦、黄雨沧、罗荣周; 因事外走者廖划平、王右木、邹进贤; 转学他处者钟亚弦。执行会规(定), 凡离开之团员可分属他地方团者、即报到加入; 如无所属者, 每月向本团至少须报告两次在外活动情形。

(5) 6月29日大会改选, 康明惠当选为秘书, 余泽洪(鸿)当选为学生部委员, 刘孝祐当选为宣传部委员, 李盛虞当选为组织部委员, 钟善辅当选为工人部委员, 廖恩波、罗荣周、刘小卿当选为候补委员。

劳工联合会执行部委员长舒清泉, 宣传陈云清, 文书孟本斋, 庶务彭云康。

(6) 其余未尽之处, 由划平同志面陈。②

秘书 紫 琚

6月30日

①此年份是整理档案时判定的。

②本文标点是编者加的。

成 都 地 方 团

(1924年)①

(一)

姓 名	年岁	性别	生长地	现 任 职 业	所 具 技 能
余 泽 鸿	20	男	长宁	学 生	英语
徐 国 卿	24	男	合江	同 上	同上
黄 雨 沧	17	男	叙永	30师军官 团	
奚 勤 伯	20	男	成都	学 生	英语
黄 钦	20	男	宜宾	教 习	同上
吴 铮	17	男	遂宁	学 生	同上
李 盛 虞		男	垫江	教 习	同上
朱 亚 伦	20	男	华阳	军事教导 队	小学 教师
钟 兆 琼	19	男	荣昌	学 生	同上
罗 荣 周	20	男	新繁	市政公所 工 务 员	同上
刘 亚 雄	27	男	蒲江		同上

员 调 查 表

受 教 育	加 入 时 间	曾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现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加 入 国 民 党 否
外国语专门	1923.4	学生运动	宣 传	
同 上	1923.11	同 上	学生运动	
军 事	1923.11	宣 传	宣 传	
外国语专门	1923.5	学生运动	军事运动	
同 上	1923.5	学生运动 平民教育	宣 传	
同 上	1923.11	学生运动	同 上	
同 上				
师 范	1923.11	宣 传		
同 上	1923.11	同 上	宣 传	
同 上	1923.11	同 上	同 上	加 入
同 上	1923.11	学生运动	候 补 员	同 上

姓 名	年 岁	性 别	生 长 地	现 任 职 业	所 具 技 能
廖 文 彬		男		教 师 (南 洋)	小 学 教 师
康 明 惠	25	男	温 江	学 生	农 业 科 林 科
刘 幼 甫	22	男	筠 连	同 上	农 业 科 农 科
吴 光 瑜	22	男	广 安	未 定	农 业 科 林 科
李 先 智	23	男	江 津	学 生	同 上
董 葆 森	22	男	南 部	同 上	同 上
吴 麟	24	男	仁 寿	同 上	同 上
叶 道 绪		男		军 事 教 队 生	农 业
赵 维 屏	23	男	南 充	学 生	新 剧
邹 进 贤	26	男	綦 江	同 上	蚕 业
张 霁 帆	22	男	宜 宾	同 上	同 上
章 梅 枫	21	男	南 川		茶 业
裴 紫 琚	22	男	梓 潼		工 业
廖 恩 波	21	男	内 江	学 生	同 上
翟 潜 修	24	男	合 江	同 上	同 上
钟 善 辅	21	男	涪 陵	同 上	
王 一	19	男	石 柱		

成都地方团员调查表

受教 何育	加时 入间	曾为团 作何工 体作	现为团 作何工 体作	加入国 民党否
师范				
专门	1921	秘书	工人运动	加入
同上	1924.1	宣传	宣传	同上
同上	1924.1	同上	同上	
同上	1924.1	同上	同上	
同上	1924.1	同上	同上	加入
同上	1924.1	同上	同上	
同上				
大学	1923.5	宣传	宣传	
高等	1923.5	平民教育	同上	
同上	1923.5	委员长		
中等	1923	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	
专门	1923.10	学生运动 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	加入
同上	1923.10	学生运动	候补员	
同上	1923.10	同上		
监狱专门	1921	宣传	工人部	
中学	1923.11	同上	宣传	

姓 名	年岁	性别	生长地	现 任 职 业	所 具 技 能
蒋 贯 如		男			
刘 孝 祐	16	男	成都	学 生	
黄 代 昌				同 上	
萧 宗 朴					
李 毅	21	女	垫江	学 生	
王 楠	14	女	江油	同 上	
钟 亚 弦	23	女	涪陵	同 上	
周 鉴 芳	24	女	郫县	同 上	
王 树 钧	36	男	华阳	工人机织	织锦缎
卢 青 云	41	男	崇庆	同 上	下手
张 炳 南	34	男	双流	同 上	同上
陈 立 斋	34	男	双流	同 上	下手 知医
张 远 田	22	男	新都	同 上	下手 武技
舒 清 泉	32	男		同 上	下手
彭 云 康	26	男	双流	同 上	下手 军士
孟 本 斋	28	男	罗江	同 上	
唐 炳 扬	56	男	灌县	同 上	知医

受教何育	加时入间	曾为团体作何工作	现为团体作何工作	加入国否
监狱专门	1923	宣 传		
中 学	1924	同 上	宣 传 部	
同 上	1924	同 上		
同 上				
师 范	1922	宣 传		加 入
高 小	1923			同 上
师 范	1922			同 上
同 上	1922	宣 传		同 上
小 学	1923.9	工人十代表	工人运动	
同 上	1923.6	同 上	同 上	
私 塾	1923.5	同 上	宣 传	
同 上	1923.6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1923.8	同 上	工人运动	
同 上	1923.12	工人运动	工人支部长	
小 学	1923.4	同 上	宣 传	
同 上	1923.3	同 上	同 上	
私 塾	1923.10	同 上		

姓 名	年 岁	性 别	生 长 地	现 任 职 业	所 具 技 能
余少炳	40	男	成都	工人机织	织 缎
卢紫云	19	男	成都	同 上	同上
邵震远	19	男	成都	同 上	同上
朱树廷	34	男	阳县	同 上	同上
杨耀三	22	男	同上	同 上	同上
张玉成	20	男	同上	机 织	同上
王纲全	22	男	新繁	同 上	同上
周荣甫	34	男	华阳	同 上	同上
邓荣章	18	男	同上	同 上	同上
张文仲	20	男	同上	同 上	技术医
吕功全	20	男	仁寿	同 上	
陈云清	24	男	崇庆	同 上	同 上 武技②
秦正树		男	忠州	政 界	
刘小卿		男	成都	编新 辑闻	
王右木		男		政 界	
廖划平		男	内江	教 育	

受 何	加 入	曾 为 团 体	现 为 团 体	加 入 国
教 育	时 间	作 何 工 作	作 何 工 作	民 党 否
小 学	1923.7	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	
	1924.2	同 上	同 上	
	1924.4	同 上	同 上	
小 学	1924.6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1924.6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1924.6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1924.6		同 上	
私 塾	1924.4		同 上	
同 上	1924.6		同 上	
同 上	1923.5	工人运动	同 上	
	1924.2	同 上	同 上	
	1923.11	同 上	同 上	
大 学	1923	宣 传	宣 传	
	1923	同 上	同 上	

(二)

姓 名	年 岁	性 别	生 长 地	现 任 职 业	所 具 技 能
杨 皆	22	男	荣山	求 学	
邹 进 贤	26	男	綦江	办 团	制丝
黄 钦	21	男	宜宾	教 授	英语
刘 幼 甫	22	男	筠连		
董 向 荣	23	男	南部		
王 歧 周	23	男	邻水		林科
罗 荣 周	20	男	新繁	求 学	文学
叶 道 绪	22	男	郫县	同 上	林科
刘 亚 雄	26	男	蒲江		文科
廖 文 彬	25	男	西昌		数理
钟 兆 琼	20	男	荣昌		同上
王 溢	19	男	石柱	在五乡办团	普通 常识
徐 载 常	24	男	射洪		法学
陈 云 青	24	男	崇阳 ^③	长机作工	纺织

受教何育	加时入间	曾为团体作何工作	现为团体作何工作	加入国民党否
农业	1923.5	平民教育	游历他处	加入
蚕业	1923.6	宣传及平民教育	游历县内	同上
外语教育	1923.6	宣传事业	游历忠州	同上
	1923.12	宣 传		同上
农业	1923.12	同 上		
同 上	1923.12	同 上		
师范	1923.11	同 上	游万学军	
农林	1923.11	农民运动	入讲武堂	
师范	1923.11	宣传及平民教育	宣 传 部	加入
同 上	1923.12	宣 传	游历他处	未
同 上	1923.12	同 上	游 历	同上
中学	1923.11	同 上		同上
监狱	1923.11	同 上		同上
私 学	1923.6	同 上		同上

姓 名	年 岁	性 别	生 长 地	现 任 职 业	所 具 技 能
陈 益 明	28	男	重 阳①	长 机 作 工	纺 织
马 金 山	22	男	崇 庆	同 上	同 上
唐 炳 扬	37	男	灌 县	同 上	同 上
姜 福 明	25	男	华 阳	同 上	同 上
唐 万 里	22	男	彰 明	求 学	法 学
裴 紫 璐	22	男	梓 潼	实 厂 科 员	工 业
廖 承 允	21	男	内 江	求 学	同 上
周 浚 泽	26	男	永 川		
黄 有 邻	21	男	荣 山		
张 健 丰	19	男	高 县	求 学	
丁 筠 卿	19	男	成 都		哲 学
詹 雨 膏	38	男	资 阳	教 授	英 语 及 教 育
张 子 玉	21	男	叙 永	求 学	
王 烈	18	女	内 江	同 上	缝 纫
高 成 梁	22	男	郫 县	同 上	
黄 代 国	24	男	合 江		
蒋 琢	32	男	蓬 溪		法 学

受 何 教 育	加 入 时 间	曾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现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加 入 国 民 党 否
高小三年	1923.6	宣 传		未
未	1923.6	同 上		同上
高小七年	1923.12	同 上		同上
高 小	1923.12	同 上		同上
法政专校	1923.11	同 上		加入
工 专 校	1923.11	上届秘书 宣 传	在渝代蓉 出席地团	同上
同 上	1923.11	本届组织 部、宣 传	组 织 部	同上
工 业	1923.12	宣 传		同上
	1923.12	文化宣传		
小 学	1923.12	宣 传		
中学毕业	1923.11	同 上		
高等教育	1922.6	同 上		
高中毕业	1924.4	同 上		
师 范	1923.11	同 上		加入
法政专校	1923.11	同 上		同上
师 范	1923.11	同 上		
监 专	1923.11	同 上		加入

姓 名	年岁	性别	生长地	现 任 职 业	所 具 技 能
何 应 秋	28	男	南江		教育
李 盛 虞	18	男	垫江	教 授	英语
李 毅	20	女	同上	求 学	文学
钟 善 辅	21	男	涪陵	同 上	
杨 仲 康	22	男	巴县	同 上	医学
钟 亚 弦	23	女	涪陵	同 上	
张 弄 帆	23	男	宜宾	同 上	
徐 云 程	31	男	华阳	小 贸 易	
孟 本 斋	38 ^⑤	男	罗江	机房作工	纺织
余 鸿 儒	19	男	长宁		
苏 青 泉	38	男	乐至	机房作工	纺织
翟 潜 修	23	男	合江	求 学	
卢 子 荣	19	男	广汉	作 工	纺织
赵 维 屏	23	男	南充	求 学	
覃 达 三	21	男	成都	长机工作	纺织
杨 耀 三	22	男	华阳	同 上	同上
余 绍 炳	41	男	双流	同 上	同上

受 何 教 育	加 入 时 间	曾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现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加 入 国 民 党 否
高师毕业	1922.10	宣 传		加入
外 专	1923.5	同 上		同上
师 范	1923.5	同 上		同上
监 专	1922.4	同 上		同上
军 医	1922.4	同 上		同上
师 范	1923.5	同 上		同上
同 上	1923.5	同 上		
私 学	1923.5	同 上		
同 上	1923.5	同 上		
师 范	1923.5	同 上		
私学二年	1923.5	同 上		
工 专	1923.5	同 上		
未	1923.5	同 上		
华 大	1923.11	同 上	农 工 部	加入
私 学	1923.5	同 上		
同 上	1923.5	同 上		
同 上	1923.5	同 上		

姓 名	年岁	性别	生长地	现 任 业	所 具 能
徐永清	24	男	灌县	长机作工	纺织
康明惠	27	男	温江	求 学	林科
刘小卿		男	华阳	新 闻 界	
陈远瑚	20	男	宣汉	求 学	
廖划平		男	内江	教 授	经济
王右木	38	男	江油	教 授	政治
刘光华	19	男	彭县	求 学	
张仲衡	19	男	华阳	同 上	
张 文	19	男	同上	同 上	
刘单如	20	男	资中	同 上	社会科学

受 何 教 育	加 入 时 间	曾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现 为 团 体 作 何 工 作	加 入 国 民 党 否
私 学	1923.5	宣 传		
农 专	1922	上 届 秘 书、 宣 传	秘 书	加 入
	1922.5	宣 传	宣 传	
甲 工 教 育	1924.4	同 上		
社 会 经 济	1923	同 上		
日 大 政 治 系	1922	宣 传 组 织	为 民 校 及 分 校 入 黔、民 右	加 入
农 业	1924.10	宣 传		
美 术	1924.5	同 上		
同 上	1924.5	同 上		
师 范 和 农 业	1923.9	同 上	宣 传 及 组 织	

①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编者判定的。此表及后表为两个文件，是当年先后两次的调查。

②③④⑤原件如此。

致团中央负责人的信

(1922年10月11日)

(上缺)

成都旧有加入成都共产党分子茶务讲习所学生：曾慕沂（威远人）、刘敬思（武胜人）、任洪济（南川人），已到江浙来考察制茶等实业去了。茶务讲习生另有黄国翼（成都人），已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去了；高师毕业生任文楷，现已入北京高师研究科去；高师预科生郑集，现已入南京高师去。

我回成都，虽闭户养静，闭门谢客，各军官齐在省，其赴分赃会议者，对我本不免有诸多疑忌，而稍微较有经验之教职员中之马派同志，也都冷得不来相见了。外此因家累回去了一人，名刘先亮（合川人），这的是马派健将，惜彼无力居成都，又因家遭变故，不能不于故乡觅护符居荒乡，此为畴昔所较信者。余之曾常赴马克思读书会，无工作希望者，尚有二十人之谱，不列入，亦是待地方 S. Y. 成立后，分途再开马克思学说讲演会，再看也。

说来很惭愧，我到上海本是想学些团体组织法、劳工运动法，除同阮达时兄畅谈一次，能有得外，本然上海当时正当多故之秋，我为怕多听了怕负听了责任，外遂不敢问，诸兄亦绝少告知我。我绝大希望的上海，几乎无异乎空走一行。

诸兄勿以本有相怪的意思，我艰于旅费，冒万苦来到上海，代英都是全知的，可证不假，这都为的要谋统一的组织。诸兄于临行时，赐我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号若干份，我归成都后的组织，就凭我的意识做了，凭我的意识把S.Y.章程执行了。执行得对不对，请赐教来再改。

（一）我对于地方团应有的事项的解解：

通过团员入团权、登记权，满三人的地方设书记权，满十人的地方设干事会权，设地方执行委员会权，平时开周会、会月、临时会权；

临时对中央各决议案设运动委员会权；

取消会员权，下级服从上级义务、统率下级权；

请中央认可组织权，每月报告一次以上的义务等。

（二）我对于地方团入团团员之解释：

手续上：年龄适当、觅介绍；

事实上：应宣誓遵守纲领、章程及决议案，少数服从多数之通过案，加入各种运动会的义务、到会义务、纳会费义务。

惩罚上：违背纲领、章程、决议案者之开除，不到会满连续二次、三月不纳费开除。

（三）我于上二者之外，我于四川马克思信徒介绍入中国S.Y.事，犹深提出有注意事项，曾于介绍时加有深深的说明。

理由：长江一带之加入S.Y.者，他的基本生活，他个人的环境，因为长江一带是工商业发达之地，我意凡加入者之生活环境，必少与政团党派接洽，较为纯洁。四川则不然，实业全尚无基础，连年打仗，几乎全地是军队，遍处是军队的政客，派数有但、余、邓、刘、田、赖、刘、陈、石、张、

杨等等这多派。现在尚生活之青年、能读资本家书之青年，大概不是自己接近彼派、此派，必是自己的亲戚至友接近，毕业后为生活计□□□平时可为生存保障之地，不然必是自己家庭就是政客之某派。这种事实，遍各民间，不染派之力者，除去甘心当鱼肉者外，必是毫无知识而且愚庸的废人。到了这步田地，要谋个真正对主义能工作的团体，硬是很难。中国人无三人以上的团体之说，四川人恐怕尤其表现得更为利(厉)害。哪有S. Y.的工作，不与军阀派别上生冲突的？使冲突一关系到自己生活基础上，信念一不能战胜物质条件的压迫，这时工作进行，任如何具普遍性质，都不很危险吗？因为四川团特别是党之力量大，同是个国民党，而他的小派的水火犹利(厉)害。我于是狠狠注重陈仲甫先生所说：凡是加入S. Y.的分子，若是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杀自己父亲，恰又是命我去杀，我都当得决然去做。这因为如要保持自己生活基础的父亲与家的团恋，最好就去当父母的儿子好了，莫要来当马克思的信奉者好了；若果认定马克思团体的纲领、章程、决议案，硬是达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硬是愿做解放无产阶级的事，那吗，自私自利的如一断，顾自身生活来源的父亲的事，当然该牺牲了，我持此理最坚，意在打破四川人加入S. Y.者之旧时派别性，以便中央决议案及纲要所规定，方能收统一的工作。并限定加入者暂自书愿书，即将此意简要的书一遍，或自说一到(道)。本现在对于旧日马克思学说信奉者，介绍入S. Y.，都取此种手续。初之成都的S. Y.分子凡十一人，由本介绍入中国S. Y.团体，由本召集各加入者，准星期日开成都S. Y.成立会，由他们举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更要他们各在所在的地方宣传信徒，但加入须要在此地

方执行委员会通过，不必再经我介绍，然亦要经同样的声明的手续。各在就近团体中介绍足三人者设一书记，满十人者设一干事会。书记、干事会只为对执行委员会所决定事设分途工作之手续，不为其他特起事实之发动。有欲发动，须提出（议）案于地方执行委员会决议后方得执行。

各在就近团体中，组织书记或干事会，自己已任地方会执行委员者，不得兼任书记或干事会职员。凡已加入者，自己去以马氏书劝人读，以理由劝人信，以工作约他去同伴做，以为自己介绍与否之考证，不得随便介绍。

工作之效果，全视各自己马氏思想修养之多少，与应用人情世故上考察之多少而效力全异，此为奖励工作者，一面应读书。

凡社员为个人自己生活寄顿计，只要潜在的锐意遵守本纲领及各规定，自行去觅官厅、公所、学校就职者，但宜于事前通知一执行委员，得其认可者，概无禁条。此言里子上能工作者，面子上借旧生活谋生都无禁。此因四川生活不易，单弄成全尽力主义，而生活不任便其寄顿，则甚难。此层中央如何？请示知！

又团费自然是全靠团员出款，严格收团员，则团费收入少。为团费活动计，岂其宜于团员不须严格乎？中央及各省何似？幸示知！

四川经过前次学潮后，一般学生脑中，颇将马克思三字印入，成都旧日安派空气，已不为青年所重，而陶冶新分子，是转在于书籍矣。中央此后如有新刊各书报，请于出版时即暂寄二十份来后列处所，实价若干，当分给社员之愿购者，并当随期以书价兑上，或以半分邮票寄上，决不迟误。

各省劳动运动之小报纸，可资此地取法者，虽已为他处之明日黄花，而此地尚属初次组织，盼介绍赐寄一份。将来此地《人声》复活时，定当交换。

《先驱》后有“国际共产党”、“青年共产党”各号，我归成都，已不能购出。贵处能以《先驱》全份，或取其重要各号寄一份于此地执行委员会，甚是盼望。

《工人周刊》，于工人运动及劳工章程等，可资借镜（鉴）者不少，能介绍一份否？不然请以各地工人团体章程寄下几份，所盼望也。

《人声》一时不能出版，因为往昔经费，系木与刘君絮述担任，刘现回家去，我既未任成都高师事，月无收入，家用几难，此印刷经费，自然绝望。我归家后，虽政变局易，而一般马克思学说信奉者都是仍旧诚恳，甚是可喜，所以近数日内，全是接洽组织事，贫困中颇足自乐。高师学生拟作反对近校长之运动，为木要求聘书，旧同事多赞助者。木以其如因此激动风潮，反不便木工作与组织，极力止之。木以只要能安居成都，已属万幸。安居数月，成都各界工人总可逐渐组成头绪，以待工作机会之来；若不能安居成都，即有S.Y.团体，都属青年学生，木有时互相砥砺，各有学校功课催忙，效果必定过远而尚无定也。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自己良心上自知道，只求得安居，不患无头绪。理出各头绪后，一方又有成都地方青年团之日渐练习，一方由中央直接指导前去，经过几回往复通信，约再二三月，木当时方可离成都，这S.Y.机关方算能常存也。

木深虑的事，是在成都能尽力S.Y.的，仅是外州县留省的学生居多，一毕业就走了，机关事不易谋可靠的继续

性。成都战争之后，各机关被政府大批更换，毕业生而信徒者，不易为之谋寄顿处，成都不能留住人。最大希望是待将成都工界多介绍些入S.Y.来，彼辈于成都生活较安定，彼辈中有被选为地方执行委员时，彼时虽加入半数新的学生分子任执行委员，始无大妨害。然后成都的S.Y.，方是永久的机关也。木感于成都此次于学潮前可靠的是三十余个马克思学说信徒，现在可信赖的仅十余人，新的尚待陶冶。他之生活安定于成都者，当然不会加入此中来，是以深虑之也。幸有良法以教我。

四川人之接近官厅者，皆是一般人中之大坏，青年有为者咸深恶之，所以才集在马氏旗下，如代英于杨子惠等，除该本校外，他之青年咸有非之者，此固大谬。然木于失意之时，为集青年信用计、俾他们好努力练习工作计，木之归川，真应抱定主义闲居，以真人格以相见，转能促进工作，扩张主义扩围也。木虽家徒四壁，木于高师旧来所领薪水，月只七折之五、六成，所余成数，在校目为欠薪，只记数目向少付给也。木于此时穷极，已提出索欠书。旧同事多有见助者，或能多少有收入。木赖此或可过今冬，以便今冬乘机工作。前者临别时，我曾托春木兄代为谋，但此刻就此种现状着想，就东下路费需数太巨着想，拟今冬不设远出之念。因我家有素共甘苦之妻，并有小子女四人，长者十二，小者一岁，单独行，成都家小无寄顿处，同行殊不易。只有俟道路稍通，寄家小回故乡乡下，开春或能有远出志愿也。烦春木鉴之，谅之！

成都巨大的工厂少，有反抗性之团体尤少。成都只有兵工厂、造币厂、电灯公司、邮局、印刷局外，纺厂甚小，

余无工厂，概手工业、家庭工业。商人奸狡成性外，余惟军队政客。捧政客之途官做及找事做者，占全省城人民三分之一，贫居佣力谋生，占三分之一。我欲从附近省城供省城食米来源之小农佃田户、佣力农作者谋联络，而操纵米之价值者又全是富有的军官在作贩户。此种已经群居之工人尚好下手，而散居之农民，既占成都之重要位置，究应如何下手，现尚无把握，有赐教处，请详以告我！

成都旧有劳工自治会，会中主要人颇与成都马克思会通声气，其组成分子，即各校各机关之小工、传事等。入会费一角。入会者个人遇有受雇（主）虐待欺侮等事，干事即以劳动自治会名义，致函该雇主，令其答复，不满足即将开会讨论云。按此等以运用团体名义之威力，作个人不平鸣之英雄豪杰事业，亦每生效，因之入会者亦渐众。我惜其未运用团体威力，只常运用团体名义的威力，所以能改善者，仅社会中之一点一滴，而不及社会之多数，或制度受影响事，尝与讨论，拟令其从全会员得共受利益上着想，勿单从社员某人着想。因为一人之苦与屈，不易激动全会群众，所以表面虽是全会名义，实则有事时开会讨论，都少人来也。成都小贸营生之贫寒之家太多，愿领小手工做，甘愿为资本家效力以谋一饱者都不易求。这种平民各街都是，成都省城虽不狭小，尚易识别与清查出来，其数实占省城人民三分之一以上。拟嘱劳动自治会，分街集合起来，为一种青年的甚么要求运动，果能成功，将来力量尚不小。我亦尚未想得具体办法，或由各校平民学校之儿童，各回各街去团结失业青年，团结成熟，作一种劳工要求运动或教育要求运动。

兄处有高见及经验，幸勿吝指示。此地工场既少，只有

这样想法，不过其中亦有困难。劳动自治会的人虽可使，彼等为生活计，各有被役使的职务，生活不易中的职务，都是终日少暇。放手当作正事来干的人，就(究)竟尚少。所想的事，总不能如自己心中之热度同样的那样有效率。我又现无收入以作运动中之津贴，只好为平民阶级苦痛延长上作叹息！

重庆S.Y.组织事：

重庆有为青年，无处不见，是已入安那其。我往来各在该地住过十余日，对青年学生团体讲演曾两次，总未易畅下其手。我会过秀松兄介绍之廖划平兄，我邀他多住渝几日，共同策应。彼为回内江甚急，会过他后，重庆仍是无头绪。重庆有女子师范彭云生任此地教务，此人甚冷，无结果。有联合中校校长为熊宇治，此人妄爱利用，我惧此后不易统一于中央，本有机会，我遂未去接洽。有巴县中学得奉信马氏学说者五人（该校学生）：姜翰时、王灵治、魏自洁、李敦吉、徐亮，联合师范校有教员一人杨砺坚。仅此六人，木当促其工作，惟因中学学生就(究)竟经验太少，杨砺坚君奉彼本属委派江浙去考察教育，无人总领其事。正急筹划间，木旧日办《新四川十日刊》时，有旧社员刘砚声君，系往江安中学任教员过此地。彼之人格，最堪为青年表率。彼前办《四川学生潮》时，与高师教员宋芸子打笔墨官司，与四川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伪新文化运动者作笔战，既得胜利，复颇激起当时一般青年之人格修养。木当时任高师学监兼教员，彼时他是学生，大惹动成都一般旧势力之恶感，此君几致遭祸，木多方尽力卫护，仍得在成都高师住满毕业。不仅人格硬，文笔亦颇能赴之。彼此时过重庆，恰重庆甲种工(商)业(校)有以国文教员聘彼者，木竭力两方

促成之。彼旧信的是普泛的主义，而所交多安派人。木之人格尚不至不见信于彼，尽数日讲劝，有入马派意，木当即以热烈之诚意坚信之，嘱其担当重庆自行工作及响应事，且嘱其有见解时，直接通函致兄处。此种做法，并非木之冒昧，请尽其说。

四川青年之有为者，无不以人格为第一生命。此君实四川新文化运动以来之健将，有胆有识，雄强了全学生时代，未失败过，使竟为安那（其）派吸收去，真是可惜！何以木必在安那其中求人？因为重庆除了安派外，另无有人。此君最鄙弃口头的社会主义，促其工作，以考其真诚与否，由兄等处与木处各从其函件报告书上考察之，我信彼是铁肩志士，不会以虚（伪）面目欺吾辈，请两处试从此试之。

重庆工厂甚多，工厂中几处技师，木曾为之介绍。彼之愿任重庆甲种商业校教员，殆专为社会改造计也。通信处即商校。其余之五人，木已为之介绍，成立一书记部，书记即刘砚声君。巴中通信者为徐亮君。木将重庆S.Y.办到此处，因为恰有大军西上清道，木遂往成都行矣。

外重庆有一事，就是重庆大彰公道的年青团之出现事。组织者报上登名为唐柏焜，号称为《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周刊》之编辑。木异之，当往访，住重庆第一等旅馆嘉利宾馆。木未经诸兄处之介绍，自然仅能以符号S.Y.征之。彼言旧为青年团分子，归川已半年。外有董人宁住《新四川》通信社，周钦岳住《新蜀报》，此二人是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归国者，上年归国时过上海，系唐君之介绍，曾入上海青年团，此回拟在重庆组织地方青年团。我告以如彰明较着的招集分子，将来如何能工作也？彼言陈仲甫先生

告彼，宜公开的组织。周、董两君住渝久，董君回川已半年，曾接洽过余际唐师长、石青阳司令而来组织者。木因此次初从上海归来，又未得兄等通知，而口号又说错，又是不讲工作的状况，谈话之间，颇暗自疑惑。彼固不敢疑我，而只从我口中探方法也。我告彼何不秘密进行，彼言《人声报》之公开宣传，是有全川青年震动之势，不公开的不能与《人声报》之旗鼓相比，不能深入青年脑中。我致疑之余，简直视出他们是新的三民主义以欺青年者，因为他们当又于重庆报上登载大字要闻，陈独秀已加入民党，又孙文拟扩张党势，已命田桐、陈独秀草党章等。这样吹法，我虽疑，我却全未表出我疑态，只互约应相策应了事。我当约何不亦来成都担当全体事务，因为我被各军忌恶，我全不能尽力之故。彼亦言成都旧的势力，应仍由我去。敷衍了一段话，我确未将刘砚声等介绍给他。彼等此刻已有若干分子，我去渝已不及知，我可剪成都一段报以证之。兹所询者，此辈果属是中央委托，只是兄等忘了通知我者，则请通知砚声或木，俾渝城分子好共同工作，免分疆界。若或并非中央能统一者，这种明张旗鼓的号召党徒，就(究)竟号召的人此刻是否尚是有效S.Y.，亦或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前的S.Y.分子，请由兄等处酌之，并请通知我。这半天疑云，皆是由木为遵守纲要、章程、决议案之念过甚。又因木临上海起程时，春木兄告我曰，若果任谁人皆去组织，你集些力量，我也去集些力量，中国军人捧(棒)客土匪割据，将会变成马克思割据。木听此深感动，因有上述之疑惑也。如有错处，幸请谅之。请告我。

川北方面S.Y.组织事；

木归川抵渝时，颇多旧同事约往川北任《民治报》事并教习。旧同事盖甚深知成都之情形与木之家际，而且川北张表方亦甚愿木去。联中校长张秀蜀（熟）、县中校长秦树风，皆是熟人。木以此地既有真纯信奉者，何须木再去长住，此其一。此地虽是川北文化中心，就（究）非全川中心，木之经营，不肯舍弃都会地方之主力，其二也。为我个人生活计、家人供给计、地位安全计，居川北固最宜。木现自私自利之念，尚不甚强，精神快乐之念，尚能战胜得过物质快乐之念，未肯去应聘而不来成都。但是木曾囑友人代致意，木虽不能应彼处聘去长住，欲一去川北，一往视察川北劳工情形之念，则甚沸腾。因木此次由省出川，系走的川南水路，东路是通衢，早经走过几次，无可着手处；川北旧虽走过，是盲目的走过，今次以马克思的头脑，殊愿一再往之，乘有熟人，好将川北S. Y. 组织成。殊知几次启行，几次合州道不通，卒至木病痢，而卒至自东大道归省。木在途中曾去函说明此种情形，木抵省已得复。因何瑛辉君，旧是成都马克思学会会员，故能如响斯应也。列其通信处如下：

四川南充县立中学校

张秀蜀（熟）、何瑛辉

（S. Y. 书记拟任何君，彼当何详细组织报告也）

书至此，大概所欲说写完，余的俟之异日。惟川中印刷事既不良，成都印刷动需政府检查，且需时期。如此次民权运动宣言、纲领、通电、简章等。既由贵处印有，次下同类的事，请稍多印点寄来。此地翻印传观，只有石印一途，其

苦可知，请谅解。即颂
诸兄努力成功！

王右木

11、10、11

附列各通信处：

成都方面：

王右木，成都大坝巷五号，但恐寄重大印刷物时，被政府检查员注意，请书成都后子门高师附小校王大智收，自不有误。

成都S.Y.地方执行委员会通信处，俟星期日举出再函达。

成都发行最广的报纸：

《国民公报》，成都总府街。

《川报》，成都总府街。

重庆方面：

刘砚声，重庆甲种商业学校。

重庆发行较广之报纸：

《商务日报》（重庆总商会）；重庆《新蜀报》，商业场内。

川北方面：

何玉球，号瑛辉，南充县立中学校。

报纸：南充县《民治报》。

再启者：陈仲甫先生，木于上海起程时，正当法庭第二次审询之日，迄今已月余。木于仲甫先生近状不禁颇呈关切之

感。昨接谢远定同志自南京来书云，仲甫先生不久将起程赴俄，最近四川报纸又载陈仲甫先生已允同川前省长杨苍伯（沧白）同路启程来川，与闻川宪起草事，就（究）竟愿来川否？幸诸兄对于木等有以告之为盼。如有其最近通信处，亦请告知，俾便好通函也。木寄诸兄函太琐细，正欲使诸兄作为确知川事之参考，好定中央计划也。谅之。并请于仲甫先生处代致意。

右木又及

10·11

附：成都马克思读书会会员录

姓名	通信处
余世思	代英转
×张洵卓	代英转
△罗云周	西南公学校
李贤	西南公学校
王笃素	西南公学校
刁特	西南公学校
王兴钰	西南公学校
李劳	西南公学校
周焜	西南公学校
×邹进贤	高等蚕业讲习所
陈鲁政	高等蚕业讲习所

- | | |
|--------|------------|
| △曾则方 | 高等蚕业讲习所 |
| 刘春晖 | 高等蚕业讲习所 |
| △○×吕动安 | 石马巷二十八号 |
| ○×裴均芑 | 祠堂街天府楼 |
| △×王 展 | 祠堂街天府楼 |
| ○×刘亚雄 | 塘坎街六十六号 |
| ○王梓湘 | 西府街六十三号 |
| △○×徐国卿 | 陕西下街狮子巷十二号 |
| △×康明惠 | 农业专门学校 |
| △○×李盛虞 | 外国语专门学校 |
| ○贺九皋 | 高等师范学校 |
| ×贺 纹 | 高等师范学校 |
| ○段平泰 | 华西大学校 |
| △赵维屏 | 华西大学校 |
| △○×徐荣仙 | 蓉城女子学校 |
| 赵 玉 | 蓉城女子学校 |
| ×钟亚弦 | 蓉城女子学校 |
| ○王芳芹 | 蓉城女子学校 |
| ×周鉴芳 | 蓉城女子学校 |
| ×李 毅 | 蓉城女子学校 |
| △○李淑媛 | 实业女子讲习所 |
| △○邱毓明 | 西御街七十二号 |
| ○×萧季清 | 省立女子师范校 |
| ○×萧际云 | 白家塘街四号 |
| △○×裴仲湘 | 宾×公学 |
| ×蒋茂荃 | |

-
- × 杨子文 半边桥二十号
△周宾泽 工专
 裴紫璐 工专
 翟潜修 工专
 廖承允 工专
△刘小卿
△秦正树
 ×德芳
 刘心孝
 韩×源
 刘泗英

注：姓名头上的△和○系原件上所有；×是编者加的，表示原件上这些姓名上面有被毛笔斜划过的一道墨痕。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

存统兄：

一个分校的教务长，才非常要紧。一个地方的思想指导者，亦非常要紧。木于去年来沪，承委托组织此地分校，今天才经验出上列两事要紧，才设法子补救。以言有罪，这一年中都有罪，以言痛心，或者都是情急之过。然而中央即不责我，我已自保(饱)受内部攻击及工作上吃(掣)肘矣。今略言经过与补救之道。

(甲)分校教务长：童受祚任第一届教务长，自藏私心，又甘受安派利用。木当时以特别会员，不能参与，心实忧之。及中校务长承认分校之函寄到，内有重庆方面，望设法使成为中央忠实基础云云。我始大感觉忠实训练无地不急要矣。适当12月改选期到，我之名始由旧之同志，心实忠诚而力不足者，挽我被选为地方校务会员。先提出于分校大会仿唐山例，通过我有被选资格。我不曾函请欲在中央或往他省任受派我工作者耶？念此地要训练成忠实基础，此木无可旁贷之责也。今年1月被选为校务委员，木是能自行不择他工作者。被选是为参与校务，训练同学计也。殊当时我的忠实之度，仍是不彻底。我要倡首推举蒋雪邨为此第二

届书记，意谓多训练一个新人才，四川多一个担当责任者。我去四川之后，不会如我去年暑假一去四川之后，全事停斥（滞）也。所以我当校务员，我只为参与校务谋训练耳。殊知中间既生了童之辞去，我之让书记不当，都是大错。时中央通告全份已到，办事颇有准则，较之童任中一向无依据者，必好得多。乃蒋以书记职责，取去通告全部，据云寒假托谢国儒管理，即自行归家去了，谢亦不常见面。当此期中，民权运动，正由邓仲澥寄到，四川由民权发起女权运动、劳工民权运动等。本当童任书记期中，当然不过问校务会事，我只参与上列运动各事。当时既未各处学校任课，感宣传增加同学不可缓也，曾设定期读书会，每星期有进益。而当时全校务会员，反转自满者然，不担当自读与为人讲授事，或可谓其自会择书读也。而校内之事，每次皆然。我感彼辈不知自重也，为之首倡人民出版部读书会，取其部卷小，易读毕也，邀请同学来读。仅有一次，不及通常马氏读书会之踊跃多矣。临到寒假，欠一日即是民权运动当期结束期，硬不可一日留而去。本虽于事后感觉于学生于放假前后真应设法听凭他去寒假，而当时我只类失恋矣。你说感苦何似？有何雁秋者，当民权运动时，派赴劳工运动，虽为之成立委员会，头绪未成，何亦要归去。其所进行者，只帮助工党维持党的旧观耳，于校无丝毫忠实之益。我催促成一工人夜校，本是彼在接头，故全权托彼，殊寒假中连工人通信处俱不备。我自身亦约了数处工人，仍是临期放黄。人生哪容得这多痛苦？我此次归川，旧之捧军阀者大胜。军阀派政客料我家下旧来收入，办《人声》报已毫无存蓄，归省断我收入机会，意在降伏我之志操。我忍寒苦、力工作，意为学生界及同学些树从速离弃旧社会、专心于生

活之模范。而校刊评湖南学生会号适至，以其可改对学校向学之勤也。力为弃旧趋新之提倡，卒无一有效，令我对此地信主义处痛哭。最堪痛恨事，是管你民权也好、女权也好、劳工也好、读书会也好，皆曰我学校要试验！要忙了！及试验毕，又大家热心回家去了。

（以下残缺）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

存统兄：

一个分校的教务长，才非常要紧，因为他是一个地方的思想与事功之指导者，指导之任务才非常要紧。木于去年来沪，承委托组织此地分校，今天才经验出上列两事要紧，才设出法子补救。以言有罪，这一年中都是罪，以言痛心，或者都是自己情急之过。然而中央即不责我，我已自己保（饱）受内部攻击或工作上（掣）吃肘矣。今分别言之。

（甲）分校教务长事，照章程每机关三人设组，二组设一书记，三组满十人时成干事会，各小团体各属于地方分校，并选出地方教务会员。此种讲义虽经几次发齐，而地方校务会，不须由地方大考举出。因赴地方大考同学，若无“组”的办法与训练，仅是去过几次地方大考的，不见得可胜训练同学之任，不见得可胜主管全校事务之任。然而既认定地方大

考有校务委员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上列训练希望当然不能实现与防范也。木于四川自己所寻的苦，就在这点。今始适确明白，敢自供出，或他处总有同病处也。

此地第一届地方教务长童受祚以诈术猎取书记。彼感于教育经费独立时，马克思影响时局者大，于我赴上海时，纠集旧马氏学会人成立分校。我归川正式成立究在情急，且当时恶迹未经昭著，彼又颇似热心，遂得被选书记。未一月，所介绍之吕式宪即缺席不到。未几，去年阴历腊月即至自请辞职，并请退出。无法，遂至改选。

第二届蒋雪邨被选书记，当时童退出校，四散风浪，几至基础不存。时当足下第二号大函至，谓希望设法尚要使重庆成为本学社忠实基础。木当时以四川情形揆之，能不自行勉励？又经当时成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劳工民权运动共继而起，更有马氏读书会，亦正是去年腊月及今年一二月为最盛时期，所怪分校附属机关到(倒)还热闹，分校本部经过董事之后，死气沉沉，薰染特甚。蒋之被选，为其各方可谋调洽也。又去年右木出省，蒋曾催我到泸、渝，我因而赴沪。至今思之，始识出彼盖催我籍学潮招牌，赴泸、渝去腾达。……

(以下残缺)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

存统兄：

前曾于病稍愈两上函，前后所说是不是一样，请你对比。我这里只依事实，不能记得清楚了。此地青年团，去年一经改选后，即无报告。即未改选前，内部亦曾分歧过。书记蒋茂荃已有报告，请你细看。此地青年团书记对于卅七通告之报告，本本应商之于他，不过书记初经多方推诿，始行负责办事，追悔往时督催之误，此刻只有听其如何报告了事，较易使负一部之责。但恐兄处不能取作详细之参考，敢以所见及者见告。

(1) 成立日期：去年8月20前后，即右木由沪返川后10日。

(2) 略史：此地社会主义之趋向者为《半月刊》及《新四川十日刊》，右木为《新四川十日刊》社员之一。当时状况，只以读日本森户辰男著《克鲁泡特金研究》为主，及其他各新杂志。社会主义派别，全不明瞭，此为前年正月事。后读《新青年》杂志及《社会问题总览概观》等书，始于派别鲜然。当时木曾于高师设一读书会，集合好读新书报者，合而一之，木以心得暗中指导，似有头绪。当创办《人声》10日刊，10日刊后改周刊，因学潮事停版。中间曾将高师校内部

读书会，改为各校共通的读书会，取名为《人声》报附设者，其态殊仅集合学生及工人之宣传，并非偏重学理研究及向各人脑中有效的输入也。四川争教育经费事起，木即投身于教职员联合会，以作攻击旧制度之宣传，读书会员刘度时充学生会理事。

（以下残缺）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

存统兄：

成都分校久未通信矣，总之非懒不工作者，不过处此世道，任如何拼命牺牲去工作，总是效果太少，却不是全不能进行而已。一事之结果，全无可告诉者，只可为百折不回之士气收缩余烬，谋再起而矣。因是失意中常至脑受痛苦，不能写信；得意时又正工作吃紧之时，不及写信。其他则是分百折不死的余命，一面为旧资事业换点工，分点余粒以延为工作之生命；一面则是勤勤切切，修点宣传本领，期于有宣传机会时所宣传者之不落空。自己家中生活，减至极限，难得家人能与我极表同情去苦，此种苦倒还乐。唯有临到工作时，邮费当然久未用，印刷传单都无从出为最苦。传单之散布，本不见十分皆是可决其成功的事，但是吾辈生活压迫至于此极，成功有何足荣，不成功有何可惧，卒至减衣缩食，总

期勿失宣传机会，组织民众机会。木之苦痛几乎近今以来，全是此种生活。每一事之起，若不经自己邮信、开会地点费、各种杂费之牺牲，必不能起；起后不经过倾量的鼓动，（自）告奋勇的担当一切，必不能继；最终落得办事时有人办，分配妥贴时有人做，已属大难。何也？每一事非一人所能成，分途四五人上街，必是半天以上，成都生活一餐最廉的过街饭每人皆须三百上下；成都群聚待等，大率是（在）茶铺，最便一人一碗茶，其茶价由五十至三十不等。同事能牺牲精神，能协调来做，已属难能，此种小费也并不须定要认出。惟中间有要点，在大率中小资产阶级后生，早已不能耐此苦，而且是不能放松勤学，工作早已置若罔闻矣。最近所遇分子，颇有无产阶级真切觉悟之概，作事也颇有责任心，殊考其实，乃真是无产阶级。就中本是此地分校的同学，因受环境种种压迫，意其定可十分觉悟，木曾召之家中同住，甘苦与共，食住同之，若干日之结果，哪里是能战胜环境之担当者。总之，此地人才之难，我并不灰心，不过到得有可继任者时，终无资力，壮其工作之资，我自己生活久矣无着，而一切工作之费，非我莫能任之，我单书我近数日事告之，可知我处境一斑。

（1）既死之女权运动同盟，于女子国民大会时已曾恢复。成都女子团体，已有女子联合会、女子国民大会。女子国民大会方面发起女子北伐队，联合会方面发起女子救国会，两派皆是川事宪法审察员为目的者也。资本制下之争参政，自作孽自受之，其事不巳，已卒够彼辈之享受矣。女权运动同盟仅有人不能有经费，虽有少数缴会费三百文者，主动分子出街，到处接洽时，已费去矣。出街各方接洽，如

揭散传单，倒是争的为女界解放之计，但是能捐款者，终有利用或用去利用之隐。担当分子不见大强有力，放去则又恐根本死去，不能挽救，不放自办，倒还指挥如意。费用与地点，毫无援应。本又是自力微而应事多者。

(2) 劳工联合会，发端于“五一”纪念，进而组成此会，更而有工人教育，实则高师平民教育社其名，工人教育其实也。高师学生，办平民教育社，校长允之，我辈托为学生之转请教员往教，现在期满放假。工(人)教育无校地最苦。我尚继续工人教育，因内有劳工联会被选职员之骨干，我又是明远学会学员之一，择会地恰在皇城内，本遂每周得在明远学会教工人一次。机织帮省帮，为成都手工业中最有团结力者，非无顶觉悟工人。吾辈除教育外，即是常在茶铺之接洽，日夕精力多耗于此。始也资本家畏其成为势力，一则曰去年工党都失败，今年还能有力吗？再则曰莫去读不要钱的书，将来还会不得了！三则曰工人教育是青年会(团字之误——原文所注)办的，去读书的就是投洋人，种种谣言阻碍。幸好其中既有较觉悟分子(第一孟本斋)可称有力助手，虽经高师平民教育社停止，而明远学会能继续其教育。就其不易大扩张之原因，除资本家散布谣言外，劳工联合会既被选职员多不到会，其一也；时局扰乱，商业停滞，虽在往年忙月全数有工作者，今年工人失业几占十分之八九，其二也。最近工人方面，请用汉流办法统率内部，工会代表其外，曾有主干分子二十余人，为一度之严重举行，意其主要力量，能有若许分子，以此成都一市不虑不发达也。因为此种统率命令，不能违异之故，欲于其中更努力于工人教育，使为极端赤化，卒至工作无出，生活维艰，一面受

课，终不能一面不计及此。然而勇往鼓舞，暂时可赖，长时何可恃，此真无术以救济之。

(3) 读书会：此种已一年余，恽代英来为之一振。彼本能讲书者，颇能引动一般崇拜名士者之拜倒，借彼大趋注装饰为之学问，虽以最可靠之书籍，彼都不能讲出宣传意味。讲书尚属有本之谈，若是讲演，必会使群众将已认明确之途径，又将被彼动摇到无何有之乡！然而彼之赤诚热情，亦可感也。中间立筹补救与防范，已培养出四五人能读书者，以不易读之马氏经济学说，每期分担部分。要读出来讲，终非热心之士不易做到，故读书会会员，凡百人上下，能读书买书者仅十余人，能讲者仅四五人。存统兄，你不（是）曾说凡入社者须要是信吾主义之人吗？我受苦之结果，我把此语看得非常认真，必是要培养成能自去求经济基础学说的人，方可许其为思想可靠的同志呢。

(4) 民权运动与普泛的社会运动：通告曾有对英运动之命令。通告到时，内部分歧，谁都不管。分歧初定，苦无发动机会。但我看出成都高师附中某学生有受英国人打伤事，当时各学校援之仍无力，我遂提出于校务会议，约彼校中人作中坚人才，我辈指导为排英帝国主义运动，岂不非常动众而有力吗？执行委员会全体通过。我的责任，分配的是促进已死之民权运动，发函召集，觅地规划等。分校校务员往约附中学生与代表。计划既定，我已积极预备。及送行恽代英时，我已曾亲自看见附中学生已来询问何时开会，我负责答以本星期。届时我以全力预备，所谓分校校务员负责者，无一人至，附中自然也未来，好象不来为我帮忙的样子。存统兄，我是曾经常受攻击，常在被攻击中过日子的人，岂能

谓此会竟因是无结果耶？也能正式选举，本团保有绝对指挥权，此后于任何民权之电报之发起，群众之约召，皆保留有有力后盾，成都各报都咸注目。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

存统兄：

此地分校事件，不说欠信债，即报告之积欠，要满两月了，今且减（简）单作信，以当怠慢中万一之报偿。分校由代理期而转入正式选举期，当时即深以非立足在“组”的组织上，算是毫无根基，连催数次，效果绝少。时当选期，仍旧进行，而到会者仅为19人中13人之出席。人才既缺，由叠次大会之经验，结果较属工作分配及群众向往与感情不差。选举结果，王右木、康明惠、刘小卿、钟善辅、张霁帆五人被选。恽代英、谢国儒、孟本斋、余泽鸿、杨仲康五人候补。同是生活不定的人，又兼暑假，自然此地缺员不少。由五月中……

（以下残缺）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2月29日)

存统先生：

我死罪极了，我多久未通信，并且可以直截了当说，至今尚未回过信，你若拿我前回的长信针对你的回信来讲，我若非病狂者，何至会不回信？从此想去，我或者能有被见谅之余地，而此后之通信，能邀吾兄一顾乎？

我积愿多久要通信，何尝未着过笔，还道我蓄意写长信，卒至我起了若干次头写信，卒莫有一次写完，终于未寄来。至今思之，只是我当时感情过余冲动，不能胜环境之无限的压迫。四川到处都（有）军阀政阀造成的被压迫的觉悟时机，而亦到处都是军、政阀的奴性的养成与障碍充滞。而我之环境，生活压迫以至于减到极限，都何能稍苦着我。不特我，我之家小都同能甘之无懈。独至军政阀普通之阻碍之外，更有孙派民党之扒手，丑比烂娼，安派小子之跳梁，扰类裤蚤。每使我归川以来，脑海被击刺无宁时。更兼教育经费独立学潮政变之后，熊派之人无处不是摆出伺隙便咬之狗偷样儿，平干白地都以道出王右木之罪恶，以为买好权要之材料。以此众毁所归之人，心不稍懈，总期工作有机即乘，以无放过时机为主，聊作为消遣时光耳。殊知毁阻甚或亦生于其中。脑既受深创，当此遂更病甚，致更不能着笔致复

矣。此之时会，强自郊野自养，好在工作机缘，每又生于其中。但又只恨问题当前，修养太少，遂不能动人，不则必是社会、社会(后“社会”二字为衍义)内幕尚未深刻留意，遂觉每每无材料。脑病稍能恢复，不忙于考察与接洽，即在乘暇自修期中。时局变迁以来，初断斩我两手，继断斩我两足，次则断斩我中部，只剩此血赤沸腾之一心尚存。幸好心就(究)竟是灵妙东西，此心更是可如金石更坚的东西，久之成了苦境压迫之惯性，而心之耐火力亦渐有加，耐火力有加，而猛进力亦愈增，因而事业虽不能大有成，总算有机可寻有机可乘矣。环境虽未稍变，而心之耐苦性亦稍守帖，病亦渐轻减。每日工作之外，读书之外，已可有作详函复达之精神矣。不过久未通信，虑通信处有变迁，谨先以此函寄之，只求吾兄原谅我！自去年至今，因为工作不进之故，有工作时间，无问病到如何，尚能奋砺(励)病躯以工作。一到无从工作时期，设术逃病卧之不暇，实无力着笔。虽成断片数纸，终以未完未寄来。匪得逃病累境中，为忙吾工作知识与技能之故，又不及有致函之力矣。有背常应通信之责，幸非懒与他故。本亦深信人类性格大抵不甚相远。恶境压迫，人所恒经，压迫极时，计惟离去。我有与我最表充分同情之家小相累，且无路费，离去不易，遂拼命在恶境乘机以觅工作。我算是差能经得过此境而更已有生气者。我旧之困员，遂多半途不胜工作之迫切，多改了志了。我遂经验得“恶境”才是试金石。恶境只是物质方面，权位方面甚窄逼，而其下层方面实甚宽广，并无人与我竞争，让我大踏步自由走去。我于是病也渐要全(痊)愈了，途径已颇明白，所谓工作的路子也甚多，恐怕比外省多得很。因为四川不少天然的可觉悟的矿苗，

只在吾人慎切的向下层方面、各地的下层方面去接触，接触愈慎切，挥手可珠金，更且可说遍地皆是。所谓各地工人，各地农人，各地都不愁军人、政阀、烂绅之惨苦的高压。人类虽多是散沙，但高压时才真是天然机会，四川才真是不少的天然机会。恽代英已来成都，我颇疑他的思想基础不固，若果然者，四川于木以外无代手为可叹。刘泗英经接到仲解（澥）信之后，颇于木有助。次函较有关系些，当详陈也。

大病初愈后

王右木顿首

2月29日

校刊接到续刊后一期。

讲义被中校务长所委托的同学失去，请另补发一份。

大考期间当已过，详请示知，或请于木次函来后示知。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4月30日）

存统兄：

此地团员，自去年民权运动后，已经是死了，几乎死人都尚起来吃人的样子，所以去年至今，书记未寄一篇报告来。我受此影响，几无法对付。所幸工人团结，尚有头绪。昨天，青年团几多疏解，始得复活，所决定的团员为：

蒋茂荃（高师）

康明惠（农专校）

杨仲康（军医校）

谢国儒（高师）

钟善辅（志诚法政）

彭仕琮（高师）

陈国淑（高师）

李维仁（高师）

刘仲桂（高师）

已出省及归家者：何雁秋（出省教育调查）、刘絮述（母辰归富顺）。

因书记久未开会，已出省，决议通知后再定去留者：

刘度、尹道耕、詹沐臣、杨辅臣（皆高师本次毕业生）

决订（定）除名者：郭祖劼、傅双梧（无）、童受祚（久已除名）、吕式宪（安派）、刘参悟（安派），及其余未报名者。

书记仍是蒋雷邨，我任执行委员之一。余三人为杨仲康、康明惠、谢国儒。团既是勉强复活，只能勉强用。其失败许久原因，不外青年学生不是革命材料之故。起先误用其才。如民权运动事，因去年寒假，而激进冷化。劳动民权运动事，无人过问。何雁秋虽有接洽工人才能，尚无马克思固立基础的能力。女权运动事，自然被女界想参政者夺去，端由吾团女界无中坚分子之故。马克思读书会，几乎全是团外人读书与讲演。无已曾增提案办人民出版社、读书讲演会，于团内亦多是懈惰。此因全由我指导过切，中等材力，不能胜任之故，遂转而责我多端了；又《向导》报对“今日”派有攻为筹安会者。我当留学东京时，也曾有以テ“ムケラシ”学术思想自恃，并责人之故。同乡欧阳钧于学生总会污我为筹安会员，我当时全是法律头脑，欲于法律救济之故，被学生总会更正和解，我遂无法再行提起。殊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过后因本省同乡会事，又为人于竞争选举时毁我，我提起诉讼，被告贿买律师，我又反控律师。时当旅费告

穷，正已毕业，遂致延期申诉而归国矣。“今日”派受《向导》指责后，我在成都五年，虽坚硬人格、青年头脑，既有逃被（避）工作之心，遂受影响，并不积极问我，使我于报上有答辩机会。安派乘之，全部动摇。此亦因我指导操之过急，外邪遂得乘而入也。其实果是同志，既是机会到来，我都是回去，又何尝过激者。此种冷缓懈惰，自昨始复由书记蒋召集，我亦心平气和的到会。确定团员之后，明日即是“五一”节。我自去年对此地青年团的同志——即是未有报告书以来——我类失恋以来，女界中接洽团员，有李竹簪（蓉城女学）、李茨云（同上）、王芳芹（家居）等，皆前函所报、钟亚弦介绍也。工界分工党、劳动自治会二起。劳动自治会袁志成任高师附中校传事，类社会政策派。工党中机织帮，颇有革命性。其工党会长马理事失职后，何雁秋从中为之组成委员会制，又促成一工人教育股。何作事未成，团中影响大至，虽未变志，亦颇怠于工作。我当这正是不见信于团员之候（后），亦经过若干时间，促成委员会为有基础的成立，现正常开会练习中。为办教育事，本是民权运（动）收结时，何同众所发起，殊民权运动中本有安派中坚分子，彼辈遂来争握此教育权。我辈乘工人畏忌资本之故，暗选中反抗性强，设三人一组之组长制，集二十余组，名为教育组长会议，学生由组长负责约来。此最近委员会与组长会与劳动自治会，算是鼎足而三也。不过组长会最接近，有本团团员二人，其书记亦是团员徐云程。委员会委员多组长，其他木、石、土各界皆因神会力量太大失败。此后将以此为基础，再燃死灰也。昨天青年团大会，竟将发起“五一”事未通过，好在过后已又议决。如工人能自动作，能出力援应。我于是很平心静气

听其通过此案。恰好昨夜组长会，已被点燃此火，劳动自治会已在预备，当于昨夜草宣言传单等。此回有幸，团较胜前回房捐时毫无团员相助，快乐多矣。工人中以孟本斋为最热心，住成都天灯巷 39 号。为我作接洽工界助力最大者，为徐云程，住成都少城黄瓦街 27 号。此人本是烂人，素以抬官场轿子的走狗，生活毫无基础，其才实可用，现由我推诚相与之故，亦颇听话，尚无他异。此人每月伙食六元，由木于代英处借来付之。又青年团中女界中有活动力而家际甚迫，虽废学谋吃饭都不易者，为钟善辅，本茶校学生，现住我家。青年团复活，此人之力居多。此人须有低格生活接济方可者。明日就是“五一”节，有劳动工界的运动，而且是成都的第一次。胸中藏有这种可燃的希望，不禁也能对久未偿之信债，能抽笔写信了。

弟 王右木拜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5月5日)

存统兄：

此地常在两军互起战争中，劳动首领有可指导的机会，借我经验尚少，帮助罢工，如何才能操胜算，兹尚全无把握。又欲劳动者首领尽为马派出死力，总在知识界S.Y.分子能投

身做此者较多才好。此地他们正事将要稳稳当当的做。青年团虽复活，民权女权运动尚无起手机会——非不能做，只在有较硬分子，四川的事，真如摧枯拉朽。前言房捐事，已大生效。惜组织民众的人，尚少指导者，且少助手。“五一”事稍有效，开会记录已寄渝《新蜀报》、沪《民国日报》，恕不另抄也。成都报纸对开会记录不能登，但由“五一”发起之成都劳工联合会，拟积极进行。今天是五五马氏生日，已通知劳工皆赴会。这两次都算是事前秘密、当日公开的事也。

时局如何，处川不易知。最近熊、但、赖有反攻消息，邓、杨、陈、田几乎受了骗，自相分离。当去年学潮时，我以首魁的罪状，说我与杨森若何关系。今邓已入省当总指挥，学潮时与我同罪之贺伯中任总指部秘书长，我仍故我，专做我接洽劳工的与青年的生活，耐过年多的苦闷，而绝不求伸，只欲拼此时政府之忌我较松，我自于我的事耳。因是通告来云，团员加入国民党，殊不知此地国民党，历来只知捧当权的政府。非我被他们攻我为筹安会，我姑为是说，他们实是通不知民是甚么。S.Y.团员尚少中坚人才，加入国民党转来主倡劳工民权，真是四川有力可靠的事实。我到自信任随投之何界，都能有趋使其团体的能力。不过我性情急躁，不易得人信赖，遂早不配谈此也。就(究)应如何，请统筹之。此地青年团，此后拟听其缓进，而我认为可急进之时机，实少助力与凭借，亦困人。不识成都方面，组织有共学社的事务否？能组织否？稍成年人与青年人所见太差，难共事，可有此地共学社的团体，由木加入其中共同工作否？天生人才之难，此希望或定是不要解答之空想了。今日之马氏生日公开纪念，

我想果有此种不相识的同志或亦定会不吝来耶？

此地工人方面，只能以此次发起之联合会为基础，再以吸收（其）他之部分工人加入此团，运用全体。惟尚有一事，今顺抽忙以告者：四川各地方大势，皆愿有良好团练以自卫或清匪息民。不过职业团丁，每是游手好闲。各州县工人农人，如单取自卫清匪，不以提调离境充捧军官争地盘之战士，青年工农受苦亦深，绝未有不愿干者，此其基本材料可用之处。不过每一县全县团练局长之权太大，往时捧军官捧知事，以鱼肉乡民，时局常有变迁，断无十年不调遣的官吏与军官也。这种团首惧失其地位，转而接纳土匪，此为彼通声气，彼为此压服私仇，并互保永久实力以分肥；后之知事，非唯此辈之命，不易办一县事。所以难握县知事权者，本地方公正绅士已被这多年压服或剪除残害，早已不存。各县军匪纵横，更少青年自动的后起之秀，此现在事也。何能有法，于成都设一团务人员讲习班或“地方法政学校”名义，招中学同等或中学毕业程度，毕业后除本务外，可以与法政生有同等效力。四川的情形，只要有这招牌，有有名的外省新回来的学者承首，果是人才荟聚之处，招生最易。选此辈国文识胆稍可者入校，名为地方法政，实则C.P.或S.Y.之养成所。一面办理，一面由校长与政府当局接洽，确定此辈毕业回里后的用途，当然尽先委团务局长。虑现团务局不能交带或生挑拨者，请由当局调现任团务局长者来省补习一年，但限于年青者，过三十岁即令退休。意是调离现任局长，此校毕业人方可进身。进身即专以团结各地方之青年工人农人，使自能可用为主，使青年工人农人，暗自握得兵器，组成有枪阶级。复之补习毕业

可用者，附之，不可用不与委任。但每可靠青年，一年中有此有权之成绩，当必有可观。况是各地方工农人受苦已深，最易觉悟之时，只待组织者耶？四川特苦苛，为四川军阀所厚赐，他省不易有此军阀。不过此种全省团练局长，与此校最有关系。由共学社学生得此职务后，再进行耶！或一面办学校，一面与当局接头，以得此职务耶！各军皆愿于握川政后裁兵。授兵器于工农人，以兵分置要道。不过不能握得此权，拟暂不与鼓吹此种舆论。

若然，四川岂不要先天下而忧乐耶。各地同志能注意及此事否？请注意四川时局，有机会请来插入此中，以这种有组织的青年工农，操各地实权。以成都现可组织的工人，从旁互应互催。其他学生联合会，本常在可接近的时期中——但我一时不能出川之谓——我看此地分校同志太非我的同志，我又颇怨此地人太少，我太苦。我是以又愿将此地劳工扶助成自能扩张组织、自能战斗，或稍理成头绪时，盼有人来接进行（有指导经验者，即谓曾于他处有过经验），（罢工之谓），木深愿一离成都。我家小连妇人共（除我）六口人，顶年长的十二岁（女），次九岁（儿），八岁（儿），三岁（女），二岁（儿）。我妇人颇能耐工作，我这几个小孩子，恐是将来最可靠的同志，因为家传的缘故。我每月在成都的生活，只不过二十元上下，因为吾妇照料儿女衣履之外，还能助我，对各事帮忙不少也。饭呢，自然是自炊，现家中并未雇一人，且有钟君在我家住。我能有这种耐穷本领，虽有家小，绝不大累我。我可否于成都不能工作时，往他之任何地方供团体的指挥欤？

弟 右木拜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5月18日)

存统先生：

成都地方团，去年童君受祚当书记。不久，彼既性情乖谬，自愿退出，更复对团务加意破坏。当时继被选者，为刘絮述、王右木、蒋雪邨、郭祖劼、杨仲康五人，蒋为书记。中间刘以事归家，杨隶籍军医学校，不能出入自由，郭、蒋寒假回家，置成都团事于不足轻重。右木忧之，促其公推候补被选者代理寒假团务事。当时全部通告已到，又有阳历12月18日尊处复函可作依据，宜其寒假中可充分工作也。当时右木亦正在省，蒋既热心归家，对于童之谣言，好似大受感动，以全部通告及复信，转交谢国儒君。疑右木故，故不交右木也。去年腊月乘民权运动之后本已定有劳工教育，须待整理，团员全出省，无从工作，是以右木有去（年）腊月回乡里调查乡村状况之行。今年全部团员到省，此地就（究）竟不可无团务进行事。由善辅多方排解，受童毒最深者为郭祖劼、傅双梧（无）。其犹可婉劝者，多方接洽，复开大会，决定团员存留。候补缺额执行委员，除王右木、蒋雪邨（按王是去年地方团大会议决照中央章程附议决案第二项经过地方团大会多数通过认为可被选者，书记久废责任，或尚未及报告）外，依次康明惠、谢国儒、钟善辅候补为执行

委员，共为五人。最堪叹息者，谢将全部通告于寒假中失去，蒋亦自问无责任者然。实际说来，本团人数实属不多，久已未能开会，于人才缺乏之中（缺马氏主义有确知识者）随不生爱惜之念，遂亦早在不严格规律中也。当此大会未恢复成熟前，善辅勇于接洽女界，算能已立女界S.Y.坚实基础一二人。明惠于归温江故乡后，调查得乡村匪患，只在办团，若能招募有职业之工人作农夫当门户团丁，但能每县团防局长，果有头脑，不难将各外州、县无产阶级之农工青年，立刻化为有枪阶级。劳工专政，必自握军权始，此为最可信赖者。此层与右木回乡调查者，多有较甚之处，前函已经详及。右木于去年病郁无寥归里，及返省后，始为组织工人教育，由徐云程介绍工人，得一人即任为工人教育组长，得多组长，即成教育组长会，置首焉。乘5月1日之期，改为劳工五一运动首脑部。当时本招集有工党委员会，即去年何雁秋所促成者。所谓工人教育，即是为此辈所办。殊教育已将成，而委员会乃至不理，且当时劳动自治会，又复软化，依傍人之不可靠也。当成立“成都劳工联合会”，决议四条：改工钱为工银，禁拉夫，普及工人教育，废治安警察法。当时未接到通告，只准四川情形提案。至于援助声讨吴、萧事，容成立后，即当促其表示也。提案之外，使旧所规划之工人教育，即作本劳工联合之事业之一。现正印宣言、章程、愿书等，俟日即当以四提案作请愿或为示威基础等。现正借教育作阶级觉悟促进时也。此地大会工人人数，已被介入S.Y.，此会较是此地马氏嫡系，正高兴其更可籍此以作促进各州县劳工组织之机会也。及日昨书记召集大会，由通告所载大会对于中央所指各件，执行会只能报告大会，作为组织各

运动委员会之根据，不能讨论其应否办理。至于准地方情形而甚合于纲领及通告大意，所谓促进平民革命组织民众等，才有由地方团大会决议可否之必要。此中央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大会职责攸分，理至明也。殊蒋书记并未经执行委员（如王、康、钟三人）之同商，竟将每团员须介绍一工人入团事，作为否决。更且右木退步主张，团员即无经验介绍工人入团，亦须介绍他帮工人入现劳工联合会。厚此会之势力，由此会之工人再去介绍入S. Y. 团或不大苦，亦被否认。秦正树竟主张中央通告不应全由地方遵守者。右木当阻其不应作此根本动摇之语，显与入团须遵守通告、章程、纲领之意不符，似不能变更方可。贤如恽代英亦批评右木，谓如通告所言，介绍工人入团不能变更，何以你又变更通告入团事，主张为介绍入自己所组之劳工联合会。好象马氏团体，不须有工人基础者然。此种可笑批评，只怪书记强作聪明，事前对通告都藏护深深，当事又乱将报告案作为讨论案。其他有味于民众革命之组织等，一味随恽所言，以安派之空泛手段出之。本团人才，本是太少，高师多数团员多似好逸恶劳，专门提倡专心学校科学造真本领以应世之教员，故应大负其责。数月来始复活之大会，又为书记以迎合众心付诸讨论之心误之。又大会为全团员观规，前所言徐云程本是迁就起来为吾辈工作者，经过此种大会，暗示真乃不小，现已不能如前期望服务，而他存野心矣。此固在劳工联合会之当防备，不能被助，而反生阻，真堪叹息也。明惠昨日致书记一函云：明惠是执行委员之一，何以现所发起之救国十人团运动，明惠不能与闻商议？若谓非本团所组织，明惠对此实不敢盲从。因其拒斥旧来已成立之成都民权大同盟之名而不用，又非组织民众的

意思，且此种名义，旧为最腐败用烂之名称，目标不明，能保不被奸人乱去利用？善辅昨日当闻，言其所主张中央严格章程，太与四川不合，四川青年重自由，且四川情形与外省多不同，处此四川情形，只宜以妥协调和出之，不应拘守章程也，云云。善辅指其为昧于中央集中组织系统训练之理，依顾目前怠惰的自由，忘却全无产阶级解放之自由也。只依附迎合违章者耳，非训练团员之本意也。以上为右木、善辅、明惠具在各负责任所书的事实，不过仅推由右木执笔而已。吾三人商议结果如下：

（一）为一面就本地情形人数（团员）少，团体工作又须发展之际，一面为谋暂不取严格，也要使成中央坚实基础计，由吾三人一致主张下列各事：

（甲）执行委员会须有组织法，须中央批准。书记一人不能独断执行执行委员会事。

（乙）期执行委员守章程信念不动摇后，此后大会对团员态度，新入者取严格，已入者从缓防范其有出轨范处。

（丙）照此计划，如仍办不到，只有请中央设法处置或警告一下。

（丁）四川应工作事日烦，软分子每带累硬分子不敢工作，而且每是自己内部妨害工作，好象甚么事都怕别人做了占了面子；若是做了，不是设法想转在自己手上，就是当众冷眼其事，不与相助。若是自己担当作事，又全不走马氏途径，或者不依纲领及通告章程。这都是木受筹安影响，他们热心暗地监督之故。但果是热心者，木将觅代手之不暇，一层层手续交接，方能稳洽，设法转移，我将成之功有损，即能生效，不经济多矣。我筹安会之名之累我如是，独秀《革命与反

革命》之文，不一留心，识见浅常如此，实四川人之通性软！此一段及前首一段，多是右木一人的感慨，而且是很能令我苦闷若干日，头痛欲裂、心烦躁狂的忧闷，足至狂饮火酒若干两，稍能止息数时。此种日子，真难过呀！

今日有农专校康明惠君及钟善辅君同在右木舍下，商得他们同意，推我向中央报告一信，以作改善地步。我不禁将自己经过，写了许多，占了三人公众写信的篇幅，深自抱歉！然非他二人同本志愿，愿意挽救本团使适法者，右木今日，固仍在沉卧的病中，虽欲有言，此昏闷之脑，那会许我执笔急书而更源委长书也。此是右木素来的病态，尚希谅之！即頌

健鉴。指示最切盼也。

康明惠纯以自由意志署名

善辅纯以自由意志署名

王右木顿首

6月18日

四川劳动界一线曙光^①

(1923年5月)②

四川工人最近已成之团体，据说起来，已有四川工会、四川总工会、成都劳动自治会、四川工党四个较著名的团体，一考其实，都不过是乘风气挂招牌，欺骗工人自觉，以遂己私，以迎合政府之工具而已。殊不知工人自觉是现制度下之工人环境时势教训所造成，欺骗胡能久也。现四川工党组织等，已自觉的改组旧工党理事制为委员会制，宣布旧理事长不称职及辞职各节，以党员每百人所选出委员一人成立委员会，即为四川工党最高机关，公举主席司理会务，算是四川工党旧的形式就此告终，新的精神与组织，皆颇有健壮充实之势，谓非四川工人素守苦命由天，甘以劣等阶级自任之惯性前途的一线曙光耶！兹将各工会之近状及兹会之改组运动经过情形略叙如下：

(一)四川工会。此会组织于刘辅臣(甫澄)任川总司令时代，会所地点在重庆盐帮公所内，组织成分以各地工业学校毕业生为主，重庆各工厂技师工人为辅，号称以学理与经验谋交换，以增进工业为主，是资产阶级的工会也。全国政客学者，每爱重视各省之教育会、农会、工会、商会等法定人民团体，四川久无省教育会又无工会，所以在热衷者看来，这种工会法定团体，岂特可左右时局(通电赞成与反对

之谓），谋凡学工业者的就职任事，亦总算捷径，所以会务一时都颇发达。惜其太以工界中贵族自居，不能促进一般工人的团结觉悟，遂至政局一变，虽以法定团体之名，要求举一省宪审察员之事，都无实力，得要当局承认。

（二）四川总工会。此会地点在成都，成立未久即经袁世凯时明令解散。四川政变之后，刘辅臣（甫澄）解职，旧工会会长请求恢复，当得省议会承认。随以成都商总会认为所依据之工会法与现行商会法抵触，呈请现政府核示批交议会，现号称总商会干事，又具备工会预算书，并举出省宪审察员，惟因省议会对于该工会法抵触商会法之点尚未付议，此两层至今尚虚悬也。此则四川所以有两工会及两工会对于争举省宪审察员事之大概情形也。

四川旧有会贩子之类，凡政府及伟人欲办某种人民会议，只要授意此辈，所谓会街通电即可立就。此种办事人即靠此等事务谋生者也，自然谁都可收买利用，所以谁也都愿与援助。若搞会员人数，纸上的名字要好多立刻有好多，最好X字母可以当其代表，盖此辈既非工人，又更是先有会长后觅会员者也。

（三）劳动自治会。此会系前高师传事袁志成所组成，凡成都各学校各公署传事杂役皆其会员，间亦有少数有觉悟之录事雇员加入其间。会员团结心虽较强，且较是纯洁劳工团体，无奈会章仍是取的会长独裁制度，虽有评议会，因为会长独裁制所限，实际遂颇涣散，毫不能发展团结精神与力量。且袁君为人，只虚荣心强，比如“本会曾经警厅立案”向官厅来往公文都是会长署名盖章，官厅回信不管毫无成效都要去遍登各报等等，都是该会长最高兴的事。至于虽经立

案，开会都不允许，出风头的署名颇能自满，而团体精神毫无。一点进步事，则好像非会长独裁的负责的样子。这样徒有其名，毫无力量，端由不知扩张团体知识教育，及培养团员负责议事的能力所致。虽袁君旧系此会创办人，至今仍当会长，至其真正要谋劳动界生活改善，待遇改善，知识增进，各种觉悟实不充分，且无胆力以佐之。将来能有进步与否不可知，但迄今日止算是尚少进步之处也。

（四）四川工党。旧系中华工党的四川支部，民国六年业已成立，成立之始不可考，民国七年以来到现在任理事长的是萧植筠、李位三二人。以如是早已成立的四川工党，何以四川工会至今尚无基础，商会转居于支配工会的地位，工人会议仅为商总会中一小部分，商会可以请求警察厅出示照所请求增损工人工价，工人毫不得过问。此可证四川工党旧来全系有名无实，虽其宣言系主张与资本家相互提携，而四川工人只单纯的受压榨剩余劳动时间，命运的死受而已，何尝有配相互提携之可言也。此可证负工党理事之名者，毫未对工人尽过责任，工党之名倒是随政局之变迁常有反对或拥带之电文出现者也。嗟乎！工人受实际苦痛不足（异），名都要被其利用，这真是应含冤九泉了。

会四川机织帮七八千人不甘久受资本家有加无已之压迫，如工人生产产品高前数倍，生活费较前腾贵数倍，工人工资仍是照前无丝毫变更，甚且虐待机帮工人。念政客政府都是偏袒资本主者，虽各雇主中间亦有知工人苦处者，惟顾虑于资本家之任意增价售物，皆宁息资本家剥尽劳工之利，而更任意高利取价，遗害社会，此真利心充塞莫有底止也。资本家便于交识当局，当局遂惟命是听，以压迫残害工人。机织帮生

活之苦，压迫无可求援，乃貌以四川工党为可依，多数加入，意对于生活待遇得谋改善，知识得谋扩张也。殊机帮甫经罢工，请求加价，政府即听资本家之命，捕去数人，罚金始得了息，工党袖手旁观，毫未援应。此去年事也。

又机帮之外受虐待之工人能自觉者，本已不少，又各感觉着凡团体会长独裁，只便于其有权利时，及至负责任时，或容纳众意、策应群众时，独裁的会长才是毫无有用，当由各帮同意改正党章，增加委员会，另组执行部，并拟设分会于各区。适萧会长亦正欲扩张独裁权责，照会工党职员钱万（发）往东路设招待处。殊办事甫毕，被资本家支使匪痞夺去证书、簿据、提包。事起，钱万发因公受打，当然请工党理事控诉。理事置之不理。当时由学生会何雁秋君（此地共学社社员）前往接洽，劝其改组委员会，举出若干委员。中间由旧工党分子非工人即前言会贩子者，又主张举一官僚李某任委员长，工人性质，利于以声势号召也，而确于进行上，妨碍甚大。此席一缺，委员会遂不能开会，所谓委员，亦真是生活压迫不暇，知识又甚幼稚，总是不大觉悟之状。幸有徐云程与工党理事正不相洽时，乘机介绍徐入S·Y·，许以每月四元至六元生活费，专为S·Y·工作。经二三月之力，数十日之相往还，感吾辈真切颇尽工人介绍之责，乘工党久不能办而又曾许可要办之工人教育，乘机招来多人，约以先以教育，为之困（结）人，以便助彼五六（阴历）月之罢工，工人颇有谄者，遂成立一教育组长会，取S·Y·三人一组之意也。正值“五一”节近，由劳动自治会之发起，我即促工人教育组长些，全赴此会。中间感于：第一，依赖复活工党，改组工党，阅四五月只白费忙，于吾团绝不相关。第二，劳

动自治会原久通声气者，无赖彼会会长不可与言，致五一不能游行，而工党委员会乘五一前一日召集，亦无人到会，遂颇感无可资号召工人之工人团体，乘五一招牌好，又曾邀他们去赴过“五五马氏生日纪念会”，遂成立成都劳工联合会。现正由高师谢国儒担当，就高师平民教育社，由成都劳工联合会请求特开工人教育班，表面注音字母，内里实讲演纯马氏工钱劳动剩余价值等及阶级争斗等。尚有一周，拟再教点俄国事实，及各国劳动运动史等。

此稿前半系写起多久者，后半页是今天续成者。木于都市方面，既往已试过者，有房捐一文已生效。于乡村方面，有致各知友及同志一信，实可与木前言“团防事”互证焉。

①原件未署名，但确系王右木笔迹，参照内容，可知此件系王右木所写。

②原件无写作时间，此时间系中央档案馆根据内容判定的。

致施存统的信

(1923年6月)

存统兄：

成都分校，前一月曾由书记蒋雪邨具报一切。兹接6月12函，本当即复，因此地分校书记辞职问题，今日始复大考，木本应与试，惟因木去年学潮之后，旧任职务易人，一年之中全无收入。去年赴沪旅债，至今尚未全偿。木于十数日中，百费枯肠，搜索能有往湘之费，即不能有归川之费。由渝回蓉，所费至巨。虽我现在生活已锐减至低度，在我无收入（的）人看来终属甚难，非我不能毁家应召也。此地新入团者，虽增数人入团费，早已被前书记用去。工界接洽杂费，女界定期宣传费，marx读书会杂费，既往民权运动召集几次大会之费，皆木私人支出。无钱者不吝支出，全团多是学生……（以下残缺）

王右木、康明惠给团中央的报告书

(1923年6月3日)

报 告 书

(从前并无号数，今定为第一号)

成都分校，常在停滞中，感受诸多困难。幸好大家认定凡消极的阻挠（挠）、无积极性的攻克者，概须以吾辈坚定意志战胜过去。旧社会中寡廉鲜耻者尚能坚志不懈，吾辈所担责任若何远大，能不应更示坚绝不让耶？所以成都分校虽常在风雨飘摇中，而究其中不无抵死不懈者存焉，所以今日，尚算可作较有头绪之报告也。本团章程，常被误解，遂被走出轨道。5月19日，曾提出团章简表于执行委员会，共明权责，随即又通过地方团办事细则十五条，呈报（实则今日始报）中校务长，请示增省并认可焉。5月27日忽有书记蒋雪邨辞职事，确系因病，挽留不得，只得仍肩任前去，从（重）新改组。现任本地方校务会各员长，并即日发出对团员通告六件。前述各事之外，有设组，及请团员各具意见书，俾便地方校务会得知人之径，便训练也。促介绍工人校事，已见本地方校通告第三号。前日蒋书记时，所成立之救国十人团，已决议依章改组成特别运动委员会，以秦为之长，俾专专成且观效也。此地女子介绍入团事，李竹箕君最属热

心，钟亦相助不小，不日，或能有所成就。工人教育系由谢国儒君于高师校主任设讲，王右木任教育，请团外张长卿教注音字母。兹为暑假中留地步计，拟推钟君于监狱校设平民教育，拟请康君于外东农校设平民教育，实则促进工人教育也。团员太少，民权运动久应改选，唯现尚无适当中坚人材，然未忘也。成都学生联合会，由段平太君（高师学生）所取态度，全与湖南学生会一致。段已入马氏读书会，常来听讲。惟此地经费，全是私人挪用，久矣不可支，又不能不支也。印刷最是大困人的事，会聚费用，亦不小也。余后详。

此致

中校务长

地方分校书记 王右木
康明惠

1923年6月3日

致刘仁静、林育南的信

（1923年11月）

（上残）归川后召集大会改选，我一面因国民党交涉，分不倒身，急改选取负责有人，殊第一次27（人）到10人，以未过半数，众请待之；第二次召集，27人到16人。改选结果：

黄 钦 12（票）

王右木	10 (票)	
康明惠	8 (票)	当选
侯补者:		
钟善辅	5 (票)	
余泽鸿	4 (票)	
张雾帆	3 (票)	候补

当有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之预备，到会者二百人之谱。民权、女权均印有传单。时迫，余未预备齐，已届开会。将对俄承认，有宣言。

纪念会结果，推定职务，王为委员长，康为秘书，黄为庶务。开纪念会与最近学生会等事，忙入过甚。约明天星期日开第一次执委员会。康忙累过甚，病，请假。木仅具报告如右。

刘仁静 同志：
林育南

秘书病，余在上课。木久未寄书，仅以私人具报告以灵消息。

右 木

王右木、康明惠给团中央的信

(1923年11月19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

本团自接到通告第四号及小册子后，已于11月5号照章开大会改选，并于是日请各团员报告工作之经过情形。初由王右木报告中央大会及国内外情形，对现在社会应持的态度并解释新章程；次由工人孟本斋报告工人俱乐部，黄钦报告读书会及社会运动，女界李竹篸报告女权运动，余泽鸿报告工人教育，康明惠报告农村情形；更由前届代理书记张霁帆报告暑假中各运动之成绩。后即开票选举。今将被选人名录之如左（下）：

委员王右木、黄钦、康明惠。

候补委员钟善辅、余泽鸿、张霁帆。

委员中王右木因忙于民党支部工作，又兼右木提出11月7号是苏俄（十月革命）六周年纪念，本团应开胜（盛）大的会纪念，由委员合力工作，故暂未分职。又苦于时间逼迫，次日由康、王、黄三人在右木宅作通宵的筹备，假明远学会地点并登报，开讲演大会以广宣传，钟善辅、裴紫璐亦颇热心工作。是日各界到会甚多，尤以学生、工人占多数，并发出请单多种，其中有民权运动大同盟、女权运动同盟、劳工联合会对于纪念的宣言。讲演者有王右木、刘小卿、钟善

辅、康明惠诸人，秦正树主席，诸人讲演颇受欢迎，因此读书（会）加入的人也就增加不少了。会后即开执行委员会，确定委员职如左（下）：

委员长王右木，秘书康明惠，会计黄钦。

是夜，康明惠回校也就病了，后用函暂请假一周，秘书事暂托黄钦代理。后因民党委吾党王右木为宣传主任，因此委员长王右木同代理秘书黄钦召集，于11月14号在王右木宅开临时大会，讨论如何设施方不负此机会。是日开会程序：（1）催筹设支部；（2）报告本团纪律；（3）筹备宣传，即开会情形也。后钟善辅在监狱学校成立一支部，如后如能继续成立，当有详细报告。工人十人团由王右木、孟本斋于11月16号假明远学会地点指导工人成立。十人团对民党宣传事，拟设文化书报社及发行机关报；对排帝国主义运动，拟由团员分头向学生宣传。此诸事正在进行中。

此致

成都地方团委员长 王右木

秘 书 康明惠

11月19日

附启者：川省现当战争区域，如有重要印刷物，定请要用快邮，再不然请以顶少的份数，封普通信中亦可，较普通印刷物快得多，此地好照办也。附启。同日。

王右木、黄钦给团中央的信

(1924年2月25日)

中央局大鉴：

成都分校，成立了支部十（一）处：高工分校、外语分校、法专分校、外南商蚕分校、外东农专分校、监狱分校、高师附中分校、西南公学分校、工界分校、高师分校、志诚法政分校等。就中高师分校大无成绩。此次对外英美运动，高师因其内部对学生会有分裂，致分校无从扩张。又兼前日在团之蒋、谢诸君绝未到会，接洽数回，亦未出席。高师方面，只得另嘱黄君代团组织支部。黄君原是读书会人，又是此次学生会评议部主任，故嘱他担当此事。殊四川民党政府内部分歧之故，学生会亦分为二，黄君大受影响，故本季高师团员扩张诸事，概未执行，只有望之此后也。就中支部，外专人员最为热心，学生会主脑，全是此校支部担当者多。高工分校，颇能为外专之助手。外南支部于普泛文化集会，现在着手进行；监狱专门分校，成绩平常；附中支部初成立，将来可望进步；志诚法政，本有可靠分子钟君协安可当组织支部之任，惟因运动女参政事，外专同志与志诚同志，两方在学生会意见不相容，时右木东下未归，无人排解，两方势成骑虎，学生会几至破裂。其后虽能多方调解，免于分裂，而志诚分校，至今尚未就绪。余之在志诚校之同志，虽有二人，都不大得

力，只能再待来日也。其他劳工联合会，因人数增加之故，工人入支部者不少，赴地方团大会之勇（踊）跃，要算工人第一。1月中，要择期于工学各界都能有空暇时期，开成大会，颇属困难。因城内外关系，只开过三次大会，一为改组地方团选举，一为筹备与国民党合作及对英美帝国主义，一为各校放假前特别提出农村运动及调查等。此成都地方团进行各事，及设立支部各情形也。支部书记会议，至少每两星期都有一次，举行未久，即属各校试验期迫，随即放假各归去矣。中间此地分校，固有对中央迟延报告之处，端因政客利用敌派学生攻诘学生会，颇费却调处之时间，遂至延迟也。右木于初成立支部时期，恐地方团执委员会骤易生人，转于成立支部不易进行，右木曾勉任其事。过后得到中央复书，允右木辞其地方团执行委员长事务，召集开会，各部概放假归去，无从交递，只得待至明春开学后，再行商之。现有执行委员，并侯补委员，得其决定后，右木再行辞职也。据通告青年团应注重青年农工学生之工作，迭次开支部代表会，曾分别言之，明年拟应实行者（五）事：

（一）各校对于学生联合会之关系虽密切，而关系之基础太狭，如每校热心之学生，仅二三人与闻，余多不过问。又兼多数学生受腐朽教员之麻醉，半成与学生会不关痛痒之人。此后青年团，务以组织各校学生会参加联合会，务期学生联合会要为各学校学生会之联合会，不为各校学生之联合会。务将学生会之范围，扩大成学校学生数一样，俾学生会较充实些。学生联合会内部充实，自然方少分裂之现象，较易进行。

（二）注意各支部，使为青年利益而奋斗，俾期于奋斗中磨练出新经验、新人才，俾好尽量扩充支部分子与机关范

围同其广狭，支部基础方能永久扶植。

(三) 以每校支部，在其校中为谋青年学生利益奋斗，为对内训练特提倡工人学徒教育，为对外联络。更因四川青年会明年暑假将有平民教育大游行等，地方团方面，已有六七人加入青年会所设之冬令平民教育讲习班，颇占势力，但不知如何进行，方算万全。事实统计将随录呈。

(四) 此地地方团，对于此事，拟请明年学生联合会担当，自行发起平民教育大游行，校地就各街公私学校借其半日，教员则以联络省城之各校学生，以两三校学生担任一街之平民教育事项，经费由学生会募捐，全由学生联合会主办。一面今年冬令讲习班，本团同志在内鼓吹，务使青年会办不成功，或无人去就学了事。

(五) 明年打英美运动，学生会当然要他们为主人翁，当然要真切的促进商工各界加入，皆学生会之力也。外有借重于C·P·同志在成都重要报界鼓吹等，及随时取定方针等，自然随时会商也。

以上系本年冬季预定来年各事之大略情形，本年可报告处，只成立支部、支部内部训练等各事而已。

余容后详。即颂

时祉！

委员长 王右木
成都分校
书记 黄 钦

2月25日

此等与国校合作情形，详C·P·方面，不另重报。

王右木、黄钦给团中央的信

(1924年3月24日)

启者：此地各校开学第三周时，本团即拟召集大会改选，当时亦有因道远匪阻未到者。乃于昨星期三日午后二时开会，报告一季经过，及初仅排头尚在继续者数事：

1. 追悼列宁；
2. 继续去年农工商学大游行之运动；
3. 充实学生联合会；
4. 请择已成工人团体中作青年工人及工人子弟之教育运动；
5. 扶助各学校青年国民党为公开的青年国民俱乐部。

随报告投票事，及中央允充C方书记，及去年辞职，请候补，时届放假，今既将届六个月，故得正式开会改选也。选举结果：张霁帆、黄钦、裴紫琚为执委员；钟善辅、余泽鸿、刘亚雄为候补委员；余为舒清泉、徐国卿、王溢为次多数。执委员中随即互选张为委员长，黄为宣传，裴任秘书。当由右木将团刊四期，前二期已发，后二期到川时已放假，除向成都留居者发布外，此时当俟此季委员补发也。又通告一束，迄至追悼列宁止。当又由右木提出入团中细则，凡支部同志介绍团员，应自介绍时起，约同工作一月，

颇堪信用时，即于次一月即通过为正式团员，则前一月之团员名额，俾好确定寄报中央。此种介绍未经一月者，即属为未确定，下月者下月汇报，以补去年名额久不确定之愆。众全体起立通过。除一面催支部呈报人数，再由下届当选者具报外，谨此具报改选各由。

王 右 木

黄 钦

3月24日

本社（《人声》报）宣言

这张小报纸的前身，便是去年五月中死去了的那个《新四川旬刊》。《新四川》之死，自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也不必说了；我们但希望这张小报纸可以为那个死去的情人——《新四川》——作永恒的全权代表：先向读者诸君为半年来的阔别道一道歉，然后再和诸君继续讨论《新四川》与诸君所预约下的一切问题。诸君以为何如？

但这半年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虽未丝毫改易，却我们实际上所取的途径，已略有不同。故当他——这张小报——再出来和诸君见面的第一次，不能不把此后的一切途径简单的自述了出来：

一、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

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布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

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的改善方法。

四、注重此地的劳动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

五、注重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

六、注重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

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的及实际的一切问题。

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上列八条，就是本社对读者诸君所表示的最诚恳、最鲜明的态度；至于本社为什么要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全为了我们的最终目的：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

（原载《人声》报创刊号）

本报（《人声》报）创刊缘起

本报前身，即去年一月内出版之《新四川十日刊》。彼时言论，是欲以平易之自治建设，供社会采择。故一面向社会指导建设途径；一面为防包办与利用起见，亦曾铁面无私，痛下攻讦。出版虽不久，其有胆有识，识论精透之处，自不仅“不偏不党”已也。

一年以来，万象停滞，欲包办自治与利用者，咸亦未见收效，是固由民众能努力于理解所致。但吾人所期望之“理想自治”，何亦非“所谓理想尚非至唯”，故未见诸事实也。

本社同人，因屏去私冗，积月攻研，远观大势，近察国情，爰重新改组，正名人声报社，本心得以主张，期于直切的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倡前去；绝无无的放矢旁皇道左之态度，至于本社经费，概由社员独立担负，务期巩固，以正前《新四川》之失。今当发刊伊始，谨盾质的则揭布出计之划如下：

《人声十日刊》——出版期2月7日（阴历正月11日），本刊专为筹备《人声日报》而设，每期一大张，共出六期，至3月27日后，即以日报代之。

价目——预定六期共洋一角，零售每张五十文。

《人声日报》——出版期3月28日（阴历二月初2日），本刊每日一大张，逢星期日休息。

价目——预定每月共洋三角，零售每张三十文。

（原载《人声》报创刊号）

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 与今后的新生命

右 木

一年以来，自治运动之声，到处皆闻，人民翘首瞻望，以为若一得自治，那一般平民所想受用的饥不死的饭、冻不死的衣，过风漏雨的屋，立刻就能够到手的样子。过夜都要搬迁，怕匪遂不敢回家。军队索款几万，立刻几万，绅耆等巴不得可居中愚（鱼）利，绅董接纳军官、搗（敲）骨吸膏，人民莫可如何，除了捧官捧军，并捧及绅耆，编（遍）损人格以求偷安生活外，也莫不侧耳倾视，盼望自治实现，亦若自治一

到，人格立可展舒。有良心的办学绅耆，见世道人心日下，拟从教育入手，培植些有气节有为的教员学生，挽回风气；然仍是偷偷抹抹的，不敢明目张胆，怕饭碗要停，及到了教育经费常常不济时，也只得转眼来盼望自治出现，才有振兴的机会，凡是一等与其期望自治之切，至有难于笔墨形容了，乃一年以来，军人方面之自治，不过仅有换汤不换药的点缀，军队则丝毫未裁。议会方面之组织制宪筹备员仍是非拥有军队的人，不能当选。有若非军人，议员位置，就会不稳的样子。故与其称为民治制宪，毋宁称为军治制宪，处此环境，当军官的已不少，而军人教育团等，增加军官之处，尚有增无已。

前次新四川报，认明自治前提，首在裁兵。出版时曾谱一方案，谓欲求军官不依靠军队为护符，必先求军官位置入手，务期军官与军队的多少，不生关系，然后分期遣散归田的事，方有可望，这样的主张非不平易。以求免中国今后长期的兵匪祸，竟出了这样告哀求怜的话头。殊不知这种希望，简直是新四川报记者在说梦话，万莫去信那样能够裁兵的事。

兵既不能裁，四川财政自然一天比一天没办法，财政一没办法，先就是不能养兵，兵就自然到了争夺防地、招纳土匪、勒逼火饷，剥削日深。长此下去，人民就是苟且偷生，都会不易得了，遑问人生趣味。所盼望的自治，就这样的不长进，时局有如长夜昏黑，不见天日。其他收缩军队者，久也收缩不下来，欲登大位者，久也爬不上去。在昔吾川当不靠南则靠北时代，或可说事权未能自由，举措当多迁制。今久已不应那样推口，总之既往的经历，于我们判决时局，可作教训不少：北京谋统一已六七年，仍是这死也似的未进一

步，四川独立自主亦已数年，仍一样无丝毫长进。在前三年，人民所受时局的影响，是如何痛苦，再过三年，能够说时局自然会好，或不更苦痛吗？此则吾辈一般人民，应勿仍迷信自治运动再会有望，就不去另求新计划的了。

学政法的先生们见惯欧洲的民主政治，以为自治运动，即是欧洲十九世纪的缙绅阶级的互助运动，欧洲真正的立宪政治，就是由君主政治而转到中产阶级的政治，这种转法是顺乎自然之进化，且此辈力量，可以代替军阀阶级，而谋改进，各国皆然。

这种说法，则自治运动实属天经地义，有源有本了。殊不知各国所谓缙绅者流，简直不会同军阀不是一样，各国亦皆然，中国自不能独异。广东共产党杂志某君有云：中国所谓缙绅，完全是官厅势力侮辱良民的，他们虽也在攻击军阀，但他们早已自知不能得大胜利，只顾分赃。他们未得势时，尚是依军阀势力，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岂有得势后，反比军阀好些。他们并不配行中产阶级的德谟克那西，他们所作所为，是掠夺、是压制。代议制度，经法国中产阶级首先发明后，盗贼互相学效，用平民倒君主，而仍是自保特权。美其名代议政治，选举岂是平民有份。自定法律单是管束平民用的。金钱集中自己，编穷人之健者为兵以压制不服掠夺的人。明明是诈取巧夺，偏说是顺乎自然进化云云，我们岂可不看破这种把戏吗？陈独秀于国庆日感言亦云，教育舆论选举三者备而后始称代议政治，然实际仅是金力政治，多数人民是没有份的，这可知代议制的价值了。至于中国之自治运动，本源尚另有在。欧战初停，世界改造呼声，遍于大地，学生乘之，而有惩卖国贼的内政运动，与夫排货的外交运

动。二事之后，每见拘束于旧政治势力，不能发展。一些之人，又未明顺应世界改造机会就应怎么？加之俄战尚正封锁，世界各大资本家的报纸又大肆诱惑，真正改造途径，未得传来，欲利用机会者，遂截取地方自治及爱尔兰要求自治等半截名辞，而为喝倡。少数之、半面政治有识者，欲引导上欧洲十九世纪宪政运动之轨。而事改造，所以才发生自治宪法运动的一回事，至于他之为野心家奔走，自不过想点余滴自无费我笔墨一记之价值。

新四川报自治运动言论之停止，就算是受了此种教训之指导，都无不可。惟既停止之后，社会更见污浊，毫未见有头绪。人是活动物，忍耐着死等，既有所不可，欲竭吾知识有所供献，久不知所从事。

及后时事新报主笔，张君东荪旅行内地，得了一种教训，就作成一文，在时事新报上登出，当即被上海一些报纸，大加批评，我因此也就得着教训不少。意者我经此次自认为受教之后，实即□□人今后新生命之所寄顿处吗？今请得稍详如次：

东荪的教训是因九年中旅行内地的一个教训，也即是他先生变更其素来主张社会主义的教训，此文经过上海一般报馆评论之后，陈独秀于新青年就作了篇关于社会主义诸讨论的文字，即是遍载十数人之批语，而作比证，载在八卷三号。及后东荪更于改造杂志上作了现在与将来一文答辩此事。过此新改二杂志，遂成了对垒战场。

继此新青年社应战者，为周君佛海。改造社之作者，遂群起作战，如梁启超、蒋百里、彭湖、费觉天、兰公彦、张东荪诸人，皆亲身出战，内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直是把观

战的人几乎忙煞。10年4月，新青年社李季作文应之，5月1日同社李达亦作文讨论，大起应战，日本山川均，并代新青年社作文以助战，阅数百日，其胜负始大定。就中改造社之彭、费两君，一个是善言讽刺之辩者，一个是铁面无私的力士，不以同社而偏袒真理，犹能于事(是)非曲直上所悉清楚，使我们于读书时受赐不小。过此改造社之李三无、及青年之周佛海、陈独秀，亦曾应战一回，当然新青年社之正义愈明，不是改造社所能敌，是有目共见的事，这也就是我的观战记略。最近费觉天致其本社兰志先一书，重行讨论此事，兰于作答书时，竟假装不见此文，作问牛对马的态度，这足见其辞穷。此外广东共产党杂志，犹算是打抱不平的好手，更堪熟读。

吾人于兹世界改造呼声中，对时局若有所主张，如未经过多数学者讨论以前，总应算是未成熟未确定的议论。今改造杂志，与新青年杂志单对于社会主义之评论，以及半年，所著言词几及百余万，决不类少年中国杂志、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等之西走一步、东踢一脚的样子。吾人对此既成熟既确定之计划，如仍漠焉无所闻，即或已知有此事，而以为事不关己，遂不关心。吾人对于此辈，只能目为，非社会性的动物。以人生离不脱社会而居处，人生何事能不受社会事项支配。社会制度，是人所建设的，不应对兹生活不可离之社会建设前途，与有绝大关系之理论，不为之注意。

况且北大校长蔡元培，为社会主义史作序，曾引礼运记孔子的大同说：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云云。

且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这岂不是姓蔡的，在主张社会主义吗？并且他还说过：

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必须做一番预备功夫，第一：就是学者的加入，如美大学学生有许多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其中有许多是在德国各大学得过学位的。美国一年之中，社会主义的支社，要增加数十个。英国大学里，也有支部。第二：就是讲演会，一年之久，美开讲演会三千五百次，并且用活动影戏，传播社会主义；德国有一个社会主义学校，专设法使青年与社会主义相接触，组织六百五十个地方委员会，在二百七十四处设图书馆，一年之中，开会三千四百零五次，举行旅行会万三千四百次，又刊布小册子八十二万五百份，分发国内青年，这岂不是应当效法的吗？云云。

我想姓蔡姓孔的一个是生人，一个是死人，若不是精神病者，这种说法，总不会完全就错。况又经过现今南北有鼎鼎大名及良心的学者，所切实讨论过呢？此吾对兹自治运动之末日，虽早于社会问题，亦稍所涉猎，如不经过当代名贤之周详指导，以引起我之别择心，则我将仍是天下最迟洵审固之第一人。但我知天下人之中，迟疑不及我者，仍必不少。则陈、李、周、费等人之高论，我其可不因我新生命之确定，而本信心以介绍的吗？本文至此已完，惟社会主义一名辞，就是何物，看我文者一定要不耐烦，说我未说清楚，我只得本我读书所见到的意见，排列如下，也即是我前文所谓观战后的结论。

（一）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一）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一）立可阻止军阀构兵；（一）

可救济财政破产；（一）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一）可使凡人民的精神及物产生活渐次安固；（一）可促进世界和平。

上列七种事项之详细理由，恕我不须重抄，请看《新青年》杂志八卷以后及“社会问题概观”、“共产党”等则自明。

1922年2月6日

（原载《人声》报创刊号）

《红色的新年》按语

诗薏君这篇文章，本是在阳历的新年给顺庆民治日报作的，因为民治报不能发表，才给本报寄来，本报认为这篇文章实在也不过是些应该说的话，在号称言论自由的顺庆的民治报不能发表，竟敲动本报不能不发表他——这篇文章——的好奇心了。所以新年虽早已过去了，本报仍是绝决的要把他发表出来。

（原载《人声》报创刊号）

注：《红色的新年》系袁诗薏所作，文中无情地揭露了“白色化”（即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热烈地歌颂了“赤色化的发源地，实行劳农主义的新俄国”，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资本制度”“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揭穿了“今天以前的自治……是假牌自治，不是真的自治，要从今天以后把‘旗帜’鲜明一点，打着‘赤色化的自治旗帜’”，

《十年后之日本》按语

读者读了这篇文章，一定要怪山川均何其这样迂阔，说过去，说过来，都不曾把真意直直爽爽的说出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山川均的愿意呢？读者如细味末句“的说明了十年后的事，那鬼一定会发怒的”一语，自容易知道日本政治阶级的压力也和我们这些地方差不多啊！但我们也容易看得出他的真意并未被这种压力掩掉，或者更能引起读者的深思，把他的真意更想得利害些也有的。究竟真意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日本十年后“会成什么样子”，就是看组成日本普遍分子在这十年内“如何做去”。“如何做去”，自然还是一个问题，又要待解决的，可是山川均的这个问题并不是笑着不答，而是答得很明确的了，就是……现在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明明白白看见他们的反对阶级了。……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现在有了明确的意志了。日本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在明白看见了他们的反对阶级之后，而又有明确的意志。读者诸君：你说他们会“如何做去？”可怜中国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人们啊！你们已经明明白白看见你们的反对阶级没有？军阀、政客、地主、房主、商店主、工场主……这些都天天在剥你们的皮，吸你们的血的人呀！你们应该把他们怎样？……十年后之日本，我们已略可想见日本无产阶级的胜利了；十年后之中国啊……

（原载《人声》报创刊号）

注：《十年后之日本》一文为日本山川均作，译者愚若即王右木
侄儿王大德。

《人声》报停发原因

本报第三号业由警厅命令停止出版，谓“本号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谨向爱读本报诸君道歉，已订报者准予次期出版时补送。此启。

（原载《国民公报》1922年3月1日）

教职员联合会致学生联合会函

学生联合会诸君公鉴：此次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出于学生全体之公意，教职员罢课力争于前，诸君继起监督于后，虽手段不同，而目的则一，但出于自动之精神，非受人有意唆使也。前日议会之变，诸君惨遭毒打，断胫折臂，血肉横飞，同人等悲愤填膺，旋于昨日开教职员联合大会，咸谓此次惨殴学生，蹂躏议会，其主谋者谁？当交法庭审讯，惩治祸首。至于教育经费独立，本会仍当积极进行以彻底始终，决不稍存退缩。惟在成都行动已失自由，电局不发本会通电，各印刷社不印本会稿件，本会当另筹对付方法。但有一言再为诸君警者，学生界此次牺牲，如此惨痛，教育经费不独立，同人等决不能晒颜再入省立教育界为人师表，诸君其拭目视之。

教职员联合会启

6月15日

（原载《四川学生潮》1922年6月24日，第一版。原件存重庆博物馆）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

解决川省人民压迫的机会到了！

由社会部分教育经费运动到社会总解决的运动。

我们川省辛亥以来岂不是人民受勒派预征和军阀捧匪又加以摧毁教育、实业、交通、言论的不堪了么！他们这些掠夺者阶级的军阀，岂不是多者几千万存到外国银行同上海的银行，少者都是几百万的插起野鸡毛和白鹤纓的大资本家么！是不是我们的心血钱尽刮到他们荷包里，害得我们不堪么！但是大家莫要急，莫要哭。他们的“孽钱归孽路”的末日要到了，要到了！怎个会说要到了？这是“物极必反，器满则倾”和那“反动力必等于原动力”的定理在萌芽了，在萌芽了啊！

请我们平民的同胞们、受压迫摧残的同胞们，快些听那平民压迫的反响，已经是如山崩海潮的音响波动起来了！就是那成都重庆等地的教职员和学生实行携手要运动全川教育界，由那种如虎如狼枪林弹雨的威权者手中夺过教育经费来独立呀！好个反响呀！好个“有声有色动心惊悚”的平民阶级与那军阀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呀！

但是，我们身负社会运动的人，专为我们出气和指导的人，大家岂能淡焉漠焉的坐视不闻吗？腔都不开么！以人民之倒悬来说，教育界总有稀饭来吃，不至如好朋友军人失

业者才去当兵，工人农人学徒的压迫利害，他们都知阶级斗争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的好朋友们，为何不知道解决自身的问题呀！我们到处采择民意，听说他们早已暗伏着一个“敢怒不敢言”的心，一旦陈涉揭竿，他还是要响应的，这岂不是解决川省人民压迫的日子到了么？到了么？

何以教育界的奋斗已有成功的先兆，死心彻底，我们这其余的好朋友们有跃跃欲发的动机，将来他们成功，我想你们必定是心慕垂涎的，也要如法炮灸，什么军人背起枪开小差上梁山寨的罢兵，工人一致的罢工，学徒一致的罢市，农人不运米进城，也就等于罢农，都要踵步效法起来。这一下子搞得莫人作爪牙，莫人卖东西，莫人作工来吃饭穿衣，当大班走狗，一齐要反响，要作阶级式的斗争，这难道说不转眼睛见那军阀官僚一齐倒杆造孽末路，平民委员会不及时出现么！唉！这岂不松松活活就把“四川人民压迫一齐解决了么”！这算是我们先师告的“易犹反掌也”、“沛然莫之能御”的人道定理哟！

你们试想人民的指导，尤其是人民运动的指导者皆是谁呢？不是人民自身就是学生教职员，就是学生与教职员啊！因为人民们虽受了压迫，虽知道为人所欺，受了压迫，可是他知识缺乏，不能自身指导自己，必待有知识的，有觉悟的学生教员指导他，他才能在轨道上运动，这次学生与教职员既明白表示了阶级斗争的态度，暗示的作用已立到指导的地位了。他们虽有口莫辩说：“他们莫暗示人民，支使人民了！”却是深恐他们指导的方法，运动的工具不健全，所以我们不惜精神来贡献于他们和军工农学徒……一切好的朋友，使大家有个明白必胜的念头，好大家努力推倒军阀啊！

这方法是怎样的？请看下：

第一步，用缓和的方法，先从部分解决下手，以争教育经费为起点，用妥协的态度与军阀争持，如其军阀不能觉悟，不能妥协，这就是军阀自重其罪，正好与我们平民口实，即刻取第一步办法，仍是部分解决。

第二步，用激烈争斗的方法，这步方法乃是我们平民完粮纳税该受教育的权利。实行“为民请命”的大运动。方法细目列左（下）：

一、由成都、重庆、泸州、顺庆各大埠组织教育界大联合会，成都、重庆、泸州、顺庆为四大干部，余县分部，一律罢课，表示摧残教育的大罪。

二、由教职员、学生与家庭通讯鼓吹运动，组织内部生力军准备作战。

三、由教职员和学生会公正宣布于社会，要求各界仲裁，各省各界仲裁，国内外名流仲裁。

但是第二步社会活动，部份运动犹不能解决，足见军阀万恶、迷惑、不能悔过，毫无让步之可言，此时决无宽纵余地，非推倒不可，那真是平民总解决的好机会到了，好机会到了，就刻不容缓进入第三步办法。

第三步，平民压迫总解决运动的好方法，到这步方法不消说大家都罢课，无事正好大运动，正是平民曙光发现时了，步骤如左（下）：

一、由教育界全体作运动员，身任平民的中坚分子，由亲戚朋友子弟等关系，实行鼓吹不完粮、不纳税、罢市罢工，农民不运米进入城市等等，并司各界联络的使命。

二、利用军人，此次绵竹罢市是由长官勒派预征，而实

质上兵仍无餉，兵队觉悟，嗾使人民罢市，足见兵之心理，表征工农学徒女子等数千年积习压迫悲苦愁闷的生活心理。由教育界作使命，指导促醒阶级觉悟，实行团结阶级斗争，要求生活上的总解决。

三、由这纷扰时期选出各界委员，组织中央平民委员会。

四、各界亲戚朋友的关系，将兵队一律唤醒来享平民生活，为平民效力谋福利，一致欢迎到平民旗帜下，那怕他军阀不倒！

五、有稍有平民思想的现任军官，自愿“为民请命”来投入平民旗帜下者，一律欢迎。

附注：我们在推倒恶抓钱抓权的军阀，不是反对有平民新思想的军官，请军人们切勿误会这事，第三步做到时，我们第二次在社会摆谈。

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布

公历1922年6月10日

（原载《国民公报》1922年6月11日）

成都教职员争取教育经费独立 罢 课 宣 言

我们今天为争取全川教育经费独立，成都教育界全体已经决议罢课了，罢课的牺牲是很大的，我们为什么现在暑假将到，（把）学生试验的时间来牺牲呢？因为这一次是全川教育生死问题，所以就是忍痛牺牲也顾不得了，教育界这几年的悲惨状况就不说列位也是晓得的。近来刘甫巨总司令有心维持教育，把全川肉税厘提作教育经费，另设独立机关由教育界自行接收经营，这是我们四川教育前途的一线生机，我们不能不起来力争。近数月来，同人等全省函电交驰，奔走呼号，希望他们实行交出，那知到了现在，表面上虽然有人敷衍赞成，其实交出来的州县只有二十余处，其余大多数的州县都暗地保持不交，就是在成都方面，我们连日向当道请求接洽，也是东推西诿，毫无结果。列位：想我们全省岁入三千多万（元），一大半都拿去养兵，连这区区一百多万的肉厘，他们都舍不得分出来。教育是全川人共同问题，不单是教育自身的问题，更不是我们少数教职员的饭碗问题。我们教职员平常向政府讨款的情形连乞丐都不如，把人格都丧失尽了……我们不能永作乞丐生涯，非俟四川全省肉厘交出，教育经费完全独立后，誓不再行上课，特此迫切宣言。望我全

川人民觉悟这次罢课是全川教育问题，不是我们成都学界同人每月一两万元的维持费的问题，要大家起来帮助才对呀！

（原载《国民公报》1922年6月8日）

王右木之声明

呈卫戍区总司令文，……窃侧身教育几历星霜，虽赋性愚蠢，不容引诱，而进□过□识祸，□此次学潮奋兴势出群众人数既杂奸宄□生，右木以直率之姿出平凡之论，言虽剴切心实无他，众谅此衷，举为监察贵司弹劾，义不藏奸，□饰成文，遂欲含沙射影，日前传闻各校学生捣毁熊宅，适教职员会开毕几钟，右木家居未□颠末面。四川日刊暨熊议长到卫戍司令之函，直指右木率领学生督同破坏，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似此□诬情难默息，查学生团体教职员何得参加，四路分奔亦俟乎督队，致谓右木于青天白日之下率众抄家，右木虽愚何至为此毫不尽情之事，□此种论调关系匪轻，□感听观，诬蔑人格，竟出之于省议会副议长熊小（晓）岩之口。试问右木率队有何证凭？各校学生俱在，何难□问，信心□诬成为等体，中心耿耿情实难安，应请钧部查明虚实以昭黑白，并请明令周知伸张公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成都卫戍总司令。

（原载1922年6月15日《国民公报》）

致《四川日刊》函

……此次教职员运动教育经费独立，纯本良心上主张，并无党派可言，右木侧身学界，忝任教育，亦教职员联合会一分子，经众推任监察部理事，辞不□已勉尔附骥，而贵报星期二新闻指为主干人物，未免过当。又贵报星期三载，学生捣毁熊宅系右木督队前往，凭空捏造肆意诬蔑，报纸主持舆论岂有淆乱黑白至于此。□兹特郑重声明，熊宅之事右木并未与□，希明白宣示，如无证据各即更正，以明真象，否则即系有意构陷，当负法律上之责任，专此奉达即颂四川日刊主笔先生撰安。

王右木敬启

6月15日

（原载1922年6月15日《国民公报》）

按：1922年6月13日，王右木率领学生到省议会请愿，被该会预先布置的暴徒凶殴。

——张秀熟附记

附：

(1) 熊 (曉岩) 議長致各機關文

……本月十二日突有學生多人，以教育經費獨立案赴□
□宅強迫赴省議會開會，……稍傾復來學生三百人，由高等
師範學監王右木督率蜂擁入宅，□見其勢涵之姑為退避，諸
生拽索不得，遂將房產器具箱櫃等物完全搗毀，……速將主
使之賀伯仲即賀孝齊、王右木、暨學生代表劉度……等八名
按名逮案，依法訴追實……此致成都地方檢查廳，計函送失
單一件。四川省議會□長

(原載1922年6月21日 《國民公報》)

(2) 熊 (曉岩) 議長再致各機關文

熊議長再函各機關：函衛戍部、地檢廳、政務廳(曉岩)
等稱：當日聚眾數百人之多，騷擾數小時之久，……搗毀擄
掠至于一空，半絲寸縷俱無完物，甚且釀成次日復毀議會，
毆辱議員之事。

(原載1922年6月24日 《國民公報》)

二号教职员续开会 王右木出席发言

吾人此次运动，有人疑挟有政治问题，不知我辈生计尚且不安，何心政治，我辈结会为经费催促运动不自今日始。我辈祇知人民□纳税之义务，即当享受学之权利而已。吾人祇知尽一己之劳动，即应得劳力之代价而已，无论何人当局我辈均当力争，我辈精神纯洁不当受政局影响，亦不当挟私毫杂□，要知是为将来教育谋幸福的，不仅目前之年，眼光须放长点远点宽点，吾人只见小学生失学可怜，亦应当念切中学生、大学生无从得学尤为可怜。……政府以无钱唐塞我决不信，现在军队多于从前三倍，教育经费削减又削减，再不力争试问此后能否尚有一丝一毫着落，那时一般青年又是如何现象……

（原载1920年9月9日《国民公报》）

人 日 宣 言

全世界罢工的五月一日，他们称它为“人日”，因为是我们工人争求人权的日子。

我们中国工人，成都的工人亦要争求人权，不要低贱到不能供给生活的工资，长久到不能健康的工作，刻苦到不能保全人格的待遇，再加以严酷的压迫，惨痛的屠杀。

这便是我们的政府与国家所以待我们工人的么？只有工人与农人是勤苦劳动以直接为人类生利的。

打倒那些凶恶残暴的□□！

打倒那些懒惰贪鄙的官僚！

打倒那些虚伪骄傲的绅士议员们！

我们工人产生一切物品。

我们工人亦将产生庄严光明的世界。

我们是世界上的真主人！

1923年5月1日成都

（原载《国民公报》1923年5月3日）

按：1923年成都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已建立起工人组织。这个宣言报上未落下款，似有所顾忌。此宣言当与前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合看。

——张秀熟附记

致大哥王初龄的两封信

(一) 1928年6月24日于日本东京

致大哥王初龄的信

燕侄①已回上海，非弟之所使，亦非弟力所能止。盖子弟当十八、九时，当然有相当自由，况时势之迫人甚耶！弟今年运殊太乖，病累经月而无近□，家人思吾甚矣！鸟倦飞犹知还，我独不思之耶！再经旬日或可全（痊）愈也。处此龙骧虎斗时代，稍一涉足，暂时之荣达皆可及身，惟自信虽非学养有年，而过眼云烟总断不至认识不定。是以虽当病累亦未见其不为得也，不过不损我读书译书作文时间，有类废物，家信久不通矣！燕住上海法界巨籁达路善乐里二二号四川招待所，兄当函劝其觅相当机会速行回东就学。只因以一时不彻底之爱国热忱而归国后仍是丝毫无补。人应有今是昨非之悟方有长进，不然只顽石耳！彼同住尽无意识之热烈分子，弟寻相当时机当命函戒之，弟已命其速函家中也。

(二) 1922年4月于成都

致王初龄的信②

大哥鉴：你第一次函（被逮函）到省后，林书③即遣子

来约我会议，我以会议之结果人情有限，乃往托议会议员，因为邓师长最与该团体结（接）洽甚密，所以有特嘱密码等事，本所嘱电报稿完全就来函所指各事会商数人，12号即阴16日夜三鼓拟就，次晨一早即发，有收据作证，观邓师长13日即阴17日交邮之复函可知也。事非确有人情，何能即复，又去电有知交最深之语，推荐做官俱办得到，能谓无人情耶？及成都13、即17日夜得自劬函④，当即拟电觅密码，虑刘⑤之魄力大，明电邓不能与闻也。十四一早发密电，是我亲自看倒发的，心始稍安。后往问镜塘，始知已开会了，问拟公事未？云将拟了，当我12日闻信时，问彼等何不来，午后一时前即发信，可速到也，后嘱彼明日准午前即发信，免多费一日，殊一日一日又一日，吃茶都要吃半天，我真不信老年人真正有用处，及17日即21日得邓师长密电，并13日之复函，始庆渐或有头绪，而善知来有十八一函，云已打三百，当时我不胜冒火，岂邓既复电而复有此行为耶？后往商于议员公寓，殊下细视之，善知所言十八，即阳历十四，即此处发密电，邓师部接密电之日，十三既来函自劬，十四既有打三百，所以邓于绵阳复电遂费了4日，于17日午后始复电，既得复电，当然应渐待之。过后叩鹏程保定邦与邓子纯校长相熟托彼致信，且有彼如能不株连，此处更正报俱可，肖为邓师长任省秘书，最相熟，所以复函戳印相同，只纸色不同，可知复陈函，以属公共机关，故纸色好，肖为邓之故交，故纸色寻常也，及复信至时，我常戏谓子纯曰：必释放后方能更正，虽已复信，究竟释放否，请待之，此即前四日言也，至于登报事，本可早一天，马吝于费，转往询镜塘，出二元始去

登报（民言报俱要出钱，可笑）已过当日排板（版）时矣，登出后总又是省邮费之故，所以迟迟始至，马处每转一函，不是交付壹分邮票，仅一天多寄来必是交镜塘而后始为我转来，镜塘又每以马已交我看过，不与我转来，马呢常怪我不同他在公园茶铺去会商，天呀，我那里有那样多的时间吃空茶，来函我就照办，我直接的赶快办，我不每日吃闲茶，就可怪吗？镜塘处一解释就清楚，镜塘是避乱居成都，能力有限，赵平嘱我于□园会着彼。彼埋头惟恐我招呼他，我尚肯去求他吗？刘受之呢？我意彼将省中消息向刘通通好了，能为力吗？处今世道，我弱彼辈将以我为肉圆子；因为素来都是拜倒门墙不要的，未必现在一拜就能收接吗？所以我思之思之，绝少去找刘受与赵平，但是□说昨夜彼来访过我，总之，师部对兄无恶意，急急调防，亦非无因。江油知事如对兄不起，可速直写信来，既已向邓师处通了天了，若是尚不能了结，只有托议员再催好了。马处转信太靠不住，所以请此后直接写信好了。又驻江军队之县纲行号，便请示知，人声日报折本（因无人可靠，经理的无人负责，如刘镜之送报中途断绝等）现已改为周刊，经费既雄厚，材料亦甚稳健，果能好好释放，出周报时定能更正，且能代为以巧妙的方法为彼吹牛。然而必俟吾兄先放出。各界早已了解木与吾兄早已分家离居，且知前稿并非吾兄有关。所以木之自愿更正敢信其效力比吹力尤大。燕已自渝起程。（以上所说是托郭子安长春菜店收转，如未到请往要）

右木寄书

①燕侄指王右木大哥王初龄的儿子王大德，跟随王右木留学日本帝国大学。

- ②王右木同志在《人声》报上揭露了驻防江油的小军阀刘青腹与江油县知事周某互初勾结，大刮民财的罪恶。刘青腹恼羞成怒，将王右木同志二哥王荣昌严刑拷打，当堂毙命；接着又将王右木同志的大哥王初龄逮捕拷打，监禁达半年多，这封信就是王初龄被逮捕不久王右木同志写的亲笔信叙述了在成都进行的营救活动的情况。
- ③林书指马林书，青川渠河人，王初龄曾在马林书家作过家庭教师。
- ④王初龄被关在江油监狱中，因受刑不过曾自刎，幸被抢救。
- ⑤指驻江油的军阀团长刘青腹。